

唐宗大曲考

戲曲考源

錄曲餘談

古劇腳色考

優伶錄

曲苑土集

增補曲苑土集

唐宋大曲考

戲曲考原

古劇脚色考

優語錄

錄曲餘談

合 一 冊

定價 洋 四 角

六藝書局發行

唐宋大曲考

海寧王國維



大曲之名始見於蔡邕女訓曰琴曲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太平御覽卷五
於宋書樂志於清商三調平調清調瑟調下列大曲十六一曰東門行二曰折楊柳行三曰艷歌羅敷
行四曰西門行五曰折楊柳行六曰煌煌京洛行七曰艷歌阿嘗一曰飛鵲行八曰步出夏門行九
曰艷歌何嘗行十曰野田黃雀行十一曰滿歌行十二曰步出夏門行一曰隴西行十三曰櫛歌行
十四曰雁門太守行十五曰白頭吟一與櫛歌同調十六曰明月其所以名爲大曲者則有說焉郭茂
倩曰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
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一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一今攷之宋書所載如艷歌羅敷行注曰三解前有艷
詞曲後有趨則艷與趨均在此三解外矣如艷歌阿嘗四解艷歌何嘗行五解後皆有趨而注云曲前有
艷則艷在曲外矣又如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注云朝遊上爲艷盛迫下爲趨則艷與趨均在曲內白頭吟
五解後復有亂由是觀之以曲之前後又有艷有趨有亂故曰大曲魏書樂志云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
曲亦當類此唐人以伊州涼州遍數多者爲大曲宋王灼云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攞正攞入破虛催實

催袞遍歇拍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碧雞漫志卷三。沈括亦云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氍毹哨催擬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謂之摘遍。今之大曲皆是裁用非大遍也。夢溪筆談卷五。然則大曲之名自沈約至於兩宋皆以遍數多者爲大曲。雖淵源不同其義固未嘗有異也。

唐時雅樂俗樂均有大曲。唐六典注云大樂署掌教雅樂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樂大曲六十日大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樂西涼龜茲安國天竺疏勒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唐六典卷十四協律郎條。雅樂大曲史無明文。唯儀鳳二年太常寺少卿韋萬石奏云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減。唐會要卷三十二及舊唐書音樂志。則雅樂固有大小曲矣。清樂大曲當與宋書樂志所載者略同而譌樂大曲則當同于魏志之大曲。今其目之見於崔令欽教坊記者凡四。十有六曰踏金蓮曰綠腰曰涼州曰薄媚曰賀聖樂曰伊州曰甘州曰泛龍舟曰采桑曰千秋樂曰霓裳曰玉樹後庭花曰伴侶曰雨霖鈴曰柘枝曰胡僧破曰平翻曰相駝遍曰呂太后曰突厥三臺曰大寶曰一斗鹽曰羊頭神曰大姊曰舞大姊曰急月記曰斷弓絃曰碧霄吟曰穿心蠻曰羅步底曰回波樂曰千秋樂曰龜茲樂曰醉渾脫曰映山雞曰昊破曰四會子曰安公子曰舞春風曰迎春風曰看江波曰寒雁

子曰又中春日翫中秋曰迎仙客曰同心結皆燕樂大曲也其詞之存乎今者有涼州歌散序三遍排遍二遍伊州歌排遍五遍入破五遍均見樂府詩集卷七十九餘如綠腰甘州泛龍舟采桑千秋樂雨霖鈴柘枝突厥三臺回波樂均存一遍或二遍而已

然唐之大曲固有未盡於令欽所記者舊唐書音樂志謂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慶元樂七遍上元舞二十九遍又貞元中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凡二十五遍唐會要卷三十三以宋人之名名之謂之非大曲不可也又如樂府詩集所載水調歌五遍入破六遍大和五遍陸州歌三遍排遍四遍其遍數之多與伊州梁州無異則亦唐之大曲也

至南宋大曲宋史樂志載之甚詳志云宋初置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按四十六曲乃四十大曲之誤說見後一曰正官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劍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聖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鐘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劍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慶樂雲樂十二曰林鐘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綠腰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綵雲

歸十六曰黃鐘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花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以上所載曲數止於四十又正平調下獨云無大曲則前四十曲爲大曲無疑樂志原文出於文獻通考通考正作四十大曲六大兩字字形相近致訛也陳陽樂書謂聖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樂書卷一百八十八」吳自牧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夢梁錄卷二十」元人猶有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之說「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首」皆其確證也至夢梁錄又有舞四十大曲之語「卷二十」陳振孫書錄解題歌詞類有五十大曲十六卷張炎詞源有五十大曲而周密齊東野語謂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一類凡百餘解「齊東野語卷十」然教坊所肄止於四十茲先考宋志大曲之存於今者然後及他書耳

正宮調

梁州 梁州亦作涼州洪邁云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容齋隨筆卷十四」

程大昌云涼州後遂訛爲梁州「演繁露卷七」新唐書禮樂志云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至宋猶存王灼云涼州排遍余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碧雞漫志卷三」

晏幾道小山詞有梁州令二疊五十字歐陽修六一詞有涼州令二疊一百五十字當晏詞之四疊而字

句稍異晁無咎琴趣外篇有梁州令疊韻一百字則分作四疊均不著宮調王灼云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口慢近令蓋度曲者常態「碧雞漫志卷三」則令詞亦自大曲出也茲錄晁詞以備參考

梁州令疊韻

田野間來慣睡起初驚曉燕樵青走掛小簾鉤南園昨夜細雨紅芳徧平蕪一帶烟花淺過盡南歸雁俱遠憑欄送目空腸斷

好景難常占過眼韶華如箭莫教鶻馱送韶華多情楊柳爲把長條絆清尊滿酌誰爲伴花下提壺勸何妨醉臥花底愁容不上春風面「琴趣外篇卷一」

附金董解元西廂有正宮梁州纏令元曲正宮中有小梁州字句略同宋宋上交近事會元云正宮中別有小涼州亦曰碎宮涼州「近事會元卷四」則宋初已有此曲或即大曲遺聲也

正宮梁州纏令

玉漏迢迢二鼓過月上庭柯碧天空闊鏡銅磨啞地聽禰門兒響見巫娥對郎羞翹無奈靠人先要偎磨寶髻擁青螺臉蓮香傳說不得媚多「董西廂卷三」

元曲南呂宮有梁州第七必係借用他宮梁州大曲之一遍第七者即所謂排遍第七也如左
梁州第七

我雖是見宰相如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王悲秋怎禁他帶天香著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恨陪伴我閒遊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樓芙蓉燭下藏闈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楊柳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除是雨歇雲收『元馬致遠漢宮秋雜劇』

周密武林舊事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有四僧梁州三索梁州詩曲梁州頭錢梁州食店梁州法事饅頭梁州四疇梁州

七本

瀛府 南宋官本雜劇有哭骰子瀛府醉縣君瀛府懊骨頭瀛府賭錢望瀛府四本陶宗儀輟耕錄載宋金院本名目有列良瀛府一本

齊天樂 宋詞正宮有齊天樂或大曲之一遍也

齊天樂『正宮』

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翦雲窗靜掩歎重拂羅襖頓疎花簾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卷 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筍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殘照歛『周邦彥清真集卷下』

中呂宮

萬年歡 宋詞有萬年歡不著宮調元趙孟頫有萬年歡二首均注中呂宮其詞平仄通叶或大曲之一遍也茲錄晁無咎詞以備參考

萬年歡

十里環溪記當年並游依舊風景綵舫紅妝重泛九秋清鏡莫歎歌臺蔓草喜相逢歡情猶勝蘋洲畔橫玉驚鸞半天雲正愁凝中秋醉魂未醒又佳辰授衣良會堪更蚤歲功名豪氣尙淩汝穎能致黃金一井也莫負鷗夷高興別有箇灑洒田園醉鄉天地同永一琴趣外篇卷五

南宋官本雜劇有喝貼萬年歡託合萬年歡二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賀貼萬年歡一本

劍器 劍器陳陽樂書作劍氣宋詞有劍氣近元南曲有劍器令或借大曲制之也

劍氣近

夜來雨願情得東風吹住海棠正妖嬈處且留取悄庭戶試聽鶯啼燕語分明共人愁緒怕春去嘉樹翠陰初轉午重簾未捲乍睡起寂寞看風絮偷彈清淚寄烟波見江頭故人爲言憔悴如許彩箋無數去却寒暄到了渾無定據斷腸落日千山暮一袁去華宣卿詞

劍器令

咱每論風標看過了多多少少這玉容都強別箇果然一見魂消一見沈瑛南九宮譜引古傳奇劉盼盼

道調宮

梁州 參考正宮梁州

薄媚 本唐大曲宋董穎有道宮薄媚大曲十遍

道宮薄媚『西子詞』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纔袖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與悲不爲回頭舊谷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卽中深機 閻廬死有遺誓句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途窮來伴麋鹿卑棲旣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雌雄天意恐憐之 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私因將寶玩獻誠

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罌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血都成淚備嘗險厄反
邦幾冤憤刻肝脾

第十類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唯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西子歲方筭算夫差惑此須致顛危
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 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
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剪水斜鬢鬆翠人無雙宜名勳君王繡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窄湘裙搖漢佩步步香風起歛雙蛾論時事蘭心巧會君意殊珍異寶猶是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
恩雖令效死奉嚴旨 隱約龍姿忻悅重把甘言說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
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淨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駭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郤繁麗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崇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
周亡褒妲般傾頰已 吳王郤嫌胥逆耳纔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藥彩鸞翻妬伊得取次于飛
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衰遍

華委夕燈搖醉粉茵蒼籠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鶯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樹闌苑蓬壺景盡移此地花繞仙步鶯隨管吹寶帳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喚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凌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遣使陰窺虛實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尚畏忠義斯人既戮且又嚴兵卷土赴黃池觀覺種蠶方云可矣

第五衰遍

機有神征鼓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伏能兵回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荒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勢連敗柔荑搗泣不忍相拋弃身在兮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喉鶴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甬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鐸紅委鸞存風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歸

故里 降令曰吳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方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鬢烟鬢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日驚喜俄迂玉趾 同仙騎洞府歸去簾櫳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遠別恨何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況當時金殿裏「曾慥樂府雅詞卷上」

薄媚摘遍

桂香消梧影瘦黃菊迷深院倚西風看落日長江東去如練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爲田園獨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 休把萊萸吟翫但管年年健千古事幾憑闌吾生九十強半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輕歸來回廊月又滿「見趙以夫虛齋樂府比其字句蓋摘入破第一一遍爲之」南宋官本雜劇有簡帖薄媚請客薄媚錯取薄媚傳神薄媚九妝薄媚木事現薄媚打調薄媚拜褥薄媚鄉生遇龍女薄媚八本

大聖樂 宋詞有大聖樂唯周密一闕自注云單煞或卽大曲之煞袞也

大聖樂

嬌綠迷雲倦紅翠曉嫩晴芳樹漸午陰影簾移香燕語夢回千點碧桃吹雨冷落錦宮人歸後記前度
蘭橈停翠浦憑闌久謾凝佇鳳翹慵聽金縷 留春問誰最苦奈花自無言鶯自語對畫樓殘照東風
吹遠天涯何許怕折露條愁輕別更烟暝長亭啼杜宇垂楊晚但羅袖暗沾飛絮 周密蘋洲漁笛譜

卷一

南宋官本雜劇有塑金剛大聖樂單打大聖樂柳毅大聖樂二本

南呂宮

瀛府

薄媚

仙呂宮

梁州

保金枝 南宋官本雜劇有檻借保金枝一本

延壽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黃傑進延壽樂義養娘延壽樂二本

宋金院本名目有捨綵延壽樂一本

黃鐘宮

梁州

中和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封鷺中和樂一本

劍器

越調

伊州 本唐大曲宋有伊州曲殆卽大曲之一二遍也曾季狸艇齋詩話洪玉父詩爲理伊州十二疊

綵歌聲裏看洪州則此曲凡十二疊也金董解元西廂有大石調伊州袞必大曲之袞遍借入大石調者也

伊州曲

金雞障下胡雛戲樂極禍來漁陽兵起鸞輿幸蜀玉環縊死馬嵬坡下塵滓夜對行宮皓月恨最恨春風桃李洪都方士念君縈繫妃子蓬萊殿裏覓尋太真宮中睡起遙謝君意淚流瓊脰梨花帶雨髣髴霓裳初試寄鈿合共金釵私言徒爾在天願爲比翼同飛在地願爲連理雙枝天長與地久唯此恨無已一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十七

伊州袞

張生見了五魂俏無主道不會見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箇應無膽狂心醉作使得不顧危亡便胡

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間是誰住處 忒昏沈忒蠢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慕古少年做事大抵多失心
麤手擦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背後有人來你尋思恁照顧『董西廂卷一』

元曲小石調有伊州遍亦其一遍也

伊州遍

爲憶小卿牽腸割肚淒惶悄然無底末受盡平生苦天涯海角身心無箇歸著馮恨魁趁恩奪愛狗倖
狠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恁地喫耽閣禁不過更那堪晚來暮雲深鎖故人杳杳長江風送聽胡
笳歷歷聲韻聒一輪皓月朗幾處鳴榔時復唱和漁歌轉無那沙汀蓼岸一點漁燈相照寂寞古渡停
畫舸雙生無語淚珠落呼僕隸指撥水手在意扶掖『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載元白朴散套』

南宋官本雜劇有領伊州鉄指甲伊州鬧伍百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五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背

篋伊州酒樓伊州二本

石州 宋詞有石州引如左

石州引

薄雨催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闕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
沙雪還記出門時恰而今時節 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

方寸共有幾許新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兩厭厭風月『賀鑄東山寓聲樂府』

南宋官本雜劇有單打石州和尚那石州趕厥石州三本

大石調

清平樂 唐宋均有清平樂詞字數句法相同似與大曲無涉不錄

大明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土地大明樂打毬大明樂三爺老大明樂三本

雙調

降聖樂

新水調 唐有水調歌宋詞有水調歌頭又曾布有水調歌頭七徧如左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東坡樂府卷上』

水調歌頭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球鬪雞爲戲游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
臾叱咤風雲懷懷座中生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游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掩亂
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隔簾聲

排遍第二

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閒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澹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
盼不勝嬌軟倚雲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伊啞聲裏細訴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
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回家鎮長酩酊長醒屋上鳴鳩空圖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
此朝雲夕雨兩牽縈似游絲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染歡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繾綣連枝比翼香
閨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毫輕

排遍第四

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賂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弄不
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臆間粉頸

斷瑤瓊

排遍第五

鳳皇釵寶玉飄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喚起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擲揄羞面妝
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螻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履盆無計哀鳴丹筆
終誣服圍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六帶花遍

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群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
更慷慨吐丹誠彷彿繹繹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乎戮傾城寵翻然起死
不教仇怨負冤聲

排遍第七擷花十八

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此事頻太息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
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王明
清玉照新志卷二」

宋詞有新水令殆就新水調中製令也如左

冒風塵騎出金城聞孤猿韻切懷念親眷爲笑徐都尉徒誇彩繪寫出盈盈嬌面振旅闐闐視訝園苑
神仙趙公深羨驟萬馬侵凌轉盼感先鋒容放鏡收鸞鑑一半歸前陣慘怛切同陪元帥恣歡戀二歲
偶爾將軍沈醉連綿私令婢捧菱花都市尋徧新官聽說邀郎宴因命賦悲歡孰敢做人甚難梅妝復
照傅粉重見『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二載宋人詠樂昌公主詞 案此詞歲時廣記作新水令然
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云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則令亦卽大曲也』

元曲有新水令亦在雙調或大曲遺聲也

雙調新水令
五方旗招展日邊霞冷清清半張鑾駕鞭倦裊鐙慵踏回首京華一步步放不下『元白朴梧桐雨雜
劇』

南宋官本雜劇有桶擔新水雙嘍新水燒花新水三本

採蓮 宋詞有採蓮令又採蓮大曲延遍以下八遍如左

採蓮令

月華收雲澹霜天曙西征客此時情苦翠娥執手送臨岐軋軋開朱戶千嬌面盈盈佇立無言有淚斷
腸爭忍回顧 一葉蘭舟便恁急漿凌波去貪行色豈知離緒萬般方寸但飲恨脉脉同誰語更回首

重城不見寒江天外隱隱兩三烟樹『柳永樂章集卷中』

採蓮『壽鄉詞』

延遲

霞霄上有壽鄉廣袤無際東極滄海縹緲虛無蓬萊弱水風生屋浪鼓楫揚舲不許凡人得至甚幽邃
試右望金樞外西母樓閣玉闕瑤池萬頃琉璃雙成倩巧方朔談諧來往徜徉霓裳飄飆寶砌更希奇

擷遍

南鄰丹幄宮赤伏顯符記朱陵曜綺繡箕翼炯瑞光騰起每歲秋分老人見表皇家襲慶迎祺天子當
膺無疆萬歲北窺元冥魁杓擁佳氣長拱極終古無移論南北東西相直何啻千萬里信難計

入破

璇穹層雲上覆光景如梭逝惟此過隙緩征辮垂象森列昭回碧落卓然躔度炳曜更騰輝永永清光
燁燁綿四野金碧爲地藻珠宮瓊玖室俱高峙千種奇葩松椿可比暗香幽馥歲歲長春靈鳥何曾西
委

衰遍

徧此境人樂康挾難老術悟長生理盡阿祇僧劫赤松王令安期彭篋盛矣尙爲嬰稚鶴算龜齡絳老

休誇甲子齡背聳黃髮垂髻更童顏長鼓腹同游戲真是華胥行有歌坐有樂獻笑都是神仙時見羣翁啓齒

實催

露華霞液雲漿椒醕恣玉罍金罍交酬成雅會拚沈醉中山千日未爲長久今此陶陶一飲動經萬祀陳臬綴皆是奇異似瓜如斗盡備三千歲一熟珍味飮座中瑩如玉爽口流涎三偷不枉西真指議

袞

有珍饌時時饋滑甘豐膩紫芝煖嫩菊秀媚貯瑪瑙琥珀精器延年益壽莫擬人間烹飪徒費休說龍肝鳳髓動妙樂仙音鼎沸玉蕭清瑤瑟美龍笛脆雜遝飛鸞花裊上趁拍紅牙餘韻悠揚竟海變桑田未止

歇拍

其間有洞天侶思游塵世珠葆搖曳華表真人清江使者相從密議此老遨嬉我輩應須隨侍正舉步忽思同類十八公方聳壑宜邀致鳳駕星言人爭圖繪榻來鄞山甬水因此崇成四明里第

煞袞

吾皇喜光寵無二玉帶金魚榮貴或者疑之豈識聖明曾主斯鄉嘗相與繡綰繆漆何可相離今日風

雲合契此實天意吾皇聖壽無極享燕粢千載相逢我翁亦昌熾永作昇平上瑞『史浩鄮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

南宋官本雜劇有唐輔探蓮雙哮探蓮病和探蓮二本

小石調

胡渭州 曲文無攷惟姜夔醉吟商小品序云石湖老人謂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濩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弦薄媚也予母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其言如是琵琶中之醉吟商胡渭州不知視大曲之胡渭州如何要足窺其一二也

醉吟商小品

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南宋官本雜劇有趕厥胡渭州單番將胡渭州銀器胡渭州看燈胡渭州四本

嘉慶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老孤嘉慶樂一本

歇指調

伊州

君臣相遇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裴航相遇樂一本

慶雲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進筆慶雲樂一本

林鐘商

賀皇恩 南宋官本雜劇有扯籃兒賀皇恩催妝賀皇恩二本

泛清波 宋詞中尚有摘遍一遍如左

泛清波摘遍

催花雨小著柳風柔都是去年時候好露紅烟綠儘有狂情鬪春早長安道秋千影裏絲管聲中誰
放艷陽輕過了倦客登臨暗惜花光陰恨多少 楚天渺歸思正如亂雲短夢未成芳草空把吳霜
鬢華自悲清曉帝城杳雙鳳舊約金虛孤鴻後期難到且趁朝花夜月翠樽頻倒 晏幾道小山

詞一

南宋官本雜劇有能知他泛清波三釣魚泛清波二本

胡渭州

中呂調

綠腰 亦作六么宋詞有六么令如左

六么令

澹烟殘照搖曳溪光碧溪邊淺桃深杏迤邐染春色昨夜扁舟泊處枕底當灘磧波聲漁笛驚回好夢
夢裏欲歸歸不得 展轉翻成無寐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媚多嬌咫尺千山隔都爲深情密愛不忍輕
離折好天良夜鴛帷寂靜算得也應暗相憶『柳永樂章集卷下』

又吳文英有夢行雲一闋自注云卽六么花十八則爲大曲之一遍無疑也

夢行雲

簾紋皺縠朝炊熟眼未足青奴細膩未拚真珠斛素蓮幽怨風前影搔頭斜墜玉 畫闌枕水垂楊
梳雨青絲亂如乍沐嬌笙微韻晚蟬亂秋曲翠陰明月勝花夜那堪春去速『吳文英夢窗丁稿』

元曲有六么序金董西廂有六么實催六么遍皆在仙呂宮必係大曲原聲移入他宮者也

六么序

兀的不消人魂魄縉人眼光說神仙那是天堂則見脂粉馨香環玊丁當藕絲嫩新織仙裳但風流
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常見他的不動情你便都休強則除是鉄石兒郎也索惱斷柔腸『元關
漢卿玉鏡臺雜劇』

六么寶催

情懷輾轉難存濟勞心如醉也不吟詩課賦只恁昏昏睡纔合眼忽聞人語啞地門開卻見薄情種與
夫人來這裏 著他方言語把人調戲不道俺也識你這般圈圍慢長吁氣空垂淚念向日春宵月夜
回廊下恁時初見你

六么遍

向花陰底潛身立漸審聽多時方見伊端的腰兒稔膩裙袂翡翠料來春困把湖山倚偏疑沈香亭北
太真妃 好多嬌媚諸餘美遂對月微吟各有相憐意幽情未已忽視侍婢請伊歸去朱門閉堪悲只
怨阿母阿期『董西廂卷三』

南宋官本雜劇有爭曲六么扯攔六么教聲六么鞭帽六么衣籠六么廚子六么孤奪旦六么王子高
六么崔護六么骰子六么照道六么鴛鴦六么大宴六么驢精六么女生外向六么慕道六么三借慕
道六么雙攔膝六么趕厥夾六么藥湯六么二十本

南呂調

綠腰

罷金鉦 南宋官本雜劇有牛五郎罷金鉦一本

仙呂調

綠腰

綵雲歸 宋詞有綵雲歸入中呂調或亦大曲之一遍移入他調者也如左

綵雲歸

蘅臯向晚艤輕航卸雲帆水驛魚鄉當暮天霧色如晴晝江練靜皎月飛光那堪聽遠村羌管引離人
斷腸此際浪萍風梗度歲茫茫 堪傷朝歡暮散被多情賦與淒涼別來最苦襟袖依約尙有餘香算
得伊鴛衾鳳枕夜永爭不思量牽情處唯有臨歧一句難忘「柳永樂章集卷中」

南宋官本雜劇有夢巫山彩雲歸青陽觀婢彩雲歸二本

黃鐘羽

千春樂 南北官本雜劇有禾打千春樂一本

般涉調

長壽仙 宋詞有長壽仙促拍促拍疑大曲中之催拍也

長壽仙促拍「大母生辰」

舜德日輝光正初冬盛期東朝喜誕生時向彤闈清淨均化有自然和氣長生久視金殿熙熙宴瑤池

禕衣俱侍玳筵啓花如錦耀朝輝太平際天子天下養共瞻誠意南山度祝億萬同歲『曹勛松隱詞卷一又有一閃字數不同』董西廡有般涉調長壽仙袞則大曲之袞遍也

長壽仙袞

朝廷咫尺不曉定知道多應遣軍定把賢每征討不當穩便恁時悔也應遲賢家試自心量度那賊將聞斯語心生怒惡打脊的髡囚怎敢把爺違拗俺又本無心把你僧家混耗甚花唇兒故來相惱『

董西廡卷二』

趙孟頫有道宮長壽仙詞恐亦大曲之一遍移入他宮者也

長壽仙『道宮聖節』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烟翠花覆禁苑正淑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御香飄滿黃金殿萬國會朝喜千官拜舞億兆同歡福祉如山如川應玉洛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

輿風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與天地齊年『趙孟頫松雪齋詞』

南宋官本雜劇有打勘長壽仙借賣旦長壽仙分頭子長壽仙三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諱老長壽仙抹

麵長壽仙二本

滿宮花 五代詞有之宋無攷文獻通考作滿宮春

正平調 無大曲

以上十八調四十大曲中唯薄媚十遍新水調七遍探蓮八遍尙具體段餘詞唯梁州第七大聖樂單煞伊州袞伊州遍水調歌頭泛清波摘六么花十八么序六么實催六么遍長壽仙袞可確證爲大曲之遺他詞之與大曲同名者亦或由大曲出蓋大曲本敎坊傳習曾僮所謂九重傳出「樂府雅詞序」者也其傳於民間者或止一二遍故文人倚聲恆出於此王灼謂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自首至尾一一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則在當時且然今日之殘缺固不足怪陳陽云今之大曲以譜字記其聲析慢旣多尾偏又促不可以辭配焉「樂書卷一百五十六」是大曲固不盡有辭今譜字旣亡而辭之可徵者亦僅止於此則雖寸璣片羽可以旁證大曲者安得不收拾西存之也

然宋時大曲實不止此故有五十大曲五十四大曲之目而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且多至百餘解「此解字或以曲言非古樂府所謂解也」宋史樂志謂太宗洞曉音律凡制大曲十八正宮平茸破陣樂南呂宮平晉普天樂中呂宮大宋朝歡樂黃鐘宮宇宙荷皇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宮甘露降龍庭小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鐘商大惠帝恩寬歡指調大定寰中樂雙調惠化樂堯風越調萬國朝天樂大石調嘉禾生九穗南呂調文興禮樂歡仙呂調齊天長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中呂調一斛夜明珠黃鐘羽降聖萬年春平調金觴祝壽春以上十八大曲蓋無一傳者

樂志又載雲韶部所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鐘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慶壽一此曲亦太宗所製一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鐘商泛濤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濤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案上十三曲中十曲與教坊部所奏同唯普天獻壽大定樂喜新春三曲爲教坊所無均無可考又龜茲部亦有三十六大曲則并其曲名而亡之矣

此外宋大曲之可考者如左

熙州 商調大曲『清真集』洪邁云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容齋隨筆卷十四』

熙州一作兵州周邦彥片玉詞清真集有兵州第一詞毛晉所藏清真集作熙州摘遍蓋熙州之第一遍也

兵州第一『商調』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乳葉翻鴉驚風破雁天角斷雲縹緲宮柳蕭疎甚尙掛微微殘照景物關情川途滿目頓來催老 漸解狂朋歡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座上琴心機中錦字覺最縈懷也知人惡望久蓄薇謝歸來一笑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曉『清真集卷下』

又張先有熙州慢詞如左

熙州慢

武林鄉占第一湖山詠畫爭巧鷺石飛來倚翠樓烟鶻清猿啼曉況值禁垣師師惠政流入歡謠朝暮
萬景寒湖弄月亂峯回照 天使尋春不早併行樂免有花愁花笑持酒更聽紅兒肉聲長調瀟湘故
人未歸但目送游雲孤鳥際天杪離情盡寄芳草『鮑廷博張子野詞補遺上』

南宋官本雜劇有迓鼓兒熙州駱熙州二郎熙州三本

降黃龍 黃鐘宮大曲『董西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皆同』張炎云如六么如降黃龍
皆大曲

又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
蓋其曲將終也『詞源卷下』董西廂及元曲均有降黃龍袞拜月亭傳奇有降黃龍如左

那相國夫人探看了張君瑞便假若鐵石心腸應粉碎子母每行不到窗兒西壁只聽得書舍裏一聲
仆地是時三口兒轉身卻往書幃內驚見張生掉在牀脚底赤條條的不能收拾身起口鼻內悄然沒
氣『董西廂卷三』

說甚麼宦室門楣寒士尋常望若雲霄時移事遷爲地覆天翻君去民逃多嬌此時相遇料應我和你

姻緣非小做夫妻相呼厮喚怎生忘了『拜月亭傳奇卷下』

南宋官本雜劇有列女降黃龍雙旦降黃龍柳玳上宮降黃龍入寺降黃龍偷標降黃龍五本宋金院本名目有擗廩降黃龍一本

柘枝 本唐大曲至宋猶存沈括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蓋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夢溪筆談卷五』鄧峯真隱漫錄所載柘枝舞首吹柘枝令次吹射雕遍連歌頭次吹朶肩遍次吹撲蝴蝶遍次吹畫眉遍除柘枝令及歌頭外均有聲無辭宋詞有撲蝴蝶或即其中一遍也畫眉遍或即畫眉序方成培云曾見米元暉自書所作畫眉序詞真蹟其字句音節與今南曲畫眉序無異『香研居士詞塵卷四』米詞未見今錄南曲畫眉序亦足供參攷也

歌頭

□人奉聖□□朝□□□□主□□□□留伊得荷雲戲幸遇文明堯階上太平時□□□□何不罷歲□征舞柘枝

柘枝令

回頭下望塵寰處喧畫堂簫鼓整雲鬢搖曳青綃愛一曲柘枝舞 好趁華封盛祝笑共指南山烟霧

蟠桃仙酒醉昇平望風樓歸路『鄧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大曲』
撲蝴蝶遍

分釵綰髻洞府離分手離腸短闕啼痕水舞袖馬嘶霜滑橋橫路轉人依古柳曉色漸分星斗 怎分
剖心兒一似傾入離愁萬千斗垂鞭佇立傷心還病酒十年夢裏嬋娟二月花中萱惹春風爲誰依舊
『宋呂濱老聖求詞』

畫眉序

與民歡慶賞元宵廣排筵會簪纓珠履貴戚三千座列著公子王孫簇擁處嬌娥粉面太平無事人樂
業黎民盡歌歡宴『明徐叔回八義記』

惜奴嬌 洪邁夷堅志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
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嗟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曲如左
其一

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視瞿塘千載滌滌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閒吟滿酌金卮憶前時楚襄王曾來
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斂霞衣雲縷向前低掛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
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枕字失韵疑誤』

瑤臺景第二

繞繞雲梯上徹青霄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過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水

蓬萊景第三

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涉有珍珠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知且脩心欲觀游亦非大段容易下浮俯生尙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愁念時衰合如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

勸人第四

再啟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瞬息耳泛水輕瀝雲那間難久立畫燭當風裏定能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箇良方第一

王母宮食蟠桃第五

方結實纍纍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看香美遂命雙成持靈刀割來餌服一粒令我延壽萬歲堪笑東方便啓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褻互相尤殫無奈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偷了蟠桃是你

玉清宮第六

紫雲絳靄高擁瑤砌□光中無限部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纔興
高上眞仙盡退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

扶桑宮第七

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鑒于瑤池朱闌外乘風飛教主開顏命醉
寶樂齊吹盡是瓊枝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揖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卻乘鸞車鳳翼
太清宮第八

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在望仙官衣帶曳曳臨風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徧侍
奉勅宣言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尙依然雲霞密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
歸第九

吾歸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燧千萬頻脩已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
再至事尤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何畏「夷
堅乙志卷十三」

案宋詞有惜奴嬌見晁補之琴趣外篇諸集此篇衍爲大曲而並無散序排遍入破之名疑不知大曲
者依倣爲之也

又高麗史樂志載惜奴嬌入遍蓋卽大曲之遺聲也其詞如左

惜奴嬌「曲破」

春早皇都冰泮宮沼東風布輕暖梅粉飄香柳帶弄色瑞靄祥烟凝淺正值元宵行樂同民總無間肆
情懷何惜相邀是處裏容欸

無弄仗委東君遍有風光占五陵閑散從把千金五夜繼賞並徹春宵游翫借問花燈金瑣瓊果會
罕洞天裏一掠蓬瀛第恐今宵短

誇帝里萬靈咸集永衛紫陌青樓富臻旣庶矣四海昇平文武功勳蓋世賴聖主興賢佐恁致理 氣
緒凝和會景新訪雅致列羣列公錫宴在邇上元循典勝古高超榮異望絳霄龍香飄飄旖旎

景雲披靡露浥輕寒若冰盡是游人才美陌塵潤寶沉遞笑指揚鞭多少高門勝會況是只有今夕誓
無寐

盛日凝理羽翼可窺閬苑金闕啓扉燼連霄寧防避暗塵隨馬明月逐人無際調戲相歌穠李未闌已
騁輪縱勒翠羽花鈿比織并雅同陪共越九衢遍儘遨逸料峭雲容香惹風縈懷袂遍寓目幾處瑤席
繡帘

莫如勝概景壓天街際彩鸞翠百仞聳倚風舞龍驤滿目紅光寶翠動霽色餘霞暎散成綺 漸灼蘭

膏覆滿青烟罩地簇宮花藻潤紛委萬姓瞻仰苒苒雲龍香細共稽首同樂與衆方紀

樓起霄宮裏五福中天紛降瑞絃管齊諧清宛振逸天外萬舞低回紛繞羅紈搖曳頃刻轉輪歸去念
感激天意 幸列熙臺洞天遙遙望聖梓五夕華胥魚鑰並開十二聖景難逢無比人間動且經歲婉
婉躊躇再拜五雲迤邐高麗史卷七十一樂志

傾盃 唐書禮樂志元宗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一曲多至數十曲似亦唐
大曲也宋詞仙呂宮大石調林鐘商黃鐘羽散水調均有傾杯樂林鐘商又有古傾杯柳永樂章集
一句讀字數均不同宮調既殊自非一曲中各遍唯陳元觀歲時廣記所載傾杯序共有四疊觀其體
製極似大曲且用以敘事尤與當時大曲爲近也

傾盃序詠王勃事

昔有王生冠世文章嘗隨舊游江渚偶爾停舟腐目遙望江祠依依陌上閒步恭詣殿砌稽首瞻仰返
回歸路遇老叟坐於磯石貌純古因語口子非王勃是致生驚詢之片餉方悟子有清才幸對滕王高
閣可作當年詞賦汝但上舟休慮迢迢仗清風去到筵中下筆華麗如神助 會俊侶面如玉大夫久
坐覺生怒報云落霞並飛孤鷺秋水長天一色澄素閣公竦然復坐華筵次詩引序道鳴鳳佩玉鏘鏘
罷歌舞棟雲飛過南浦暮簾捲向西山雨聞雲潭影淡淡悠悠物換星移幾度寒暑閣中帝子悄悄垂

名在于何處算長江儼然自東去『歲時廣記卷三十五』

霓裳 霓裳唐人謂之法曲不云大曲所以謂之法曲者以其隸于法曲部而不隸於教坊故然由其體製觀之固與大曲無異也唐之霓裳散序六遍中序以下十二遍而宋王平據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作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擷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碧雞漫志卷三』再加以散序六遍中序前三遍當得二十遍與唐之十八遍異唯姜夔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闕『白石道人歌曲卷三』與齊東野語所記樂府混成集中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每遍二段則三十六段卽十八遍也』猶是開元遺曲今唯存中序第一耳

霓裳中序第一

亭臯正望極亂落江蓮歸未得多病却無氣力況紈扇漸疎羅衣初索流光過隙歎杏梁雙燕如客人何在一簾淡月彷彿照顏色 幽寂亂蛩吟壁動庾信清愁似織沈思年少浪跡箇裏關山柳下坊陌墜紅無信息漫流水涓涓溜碧飄零久而今何意醉臥酒爐側『白石道人歌曲卷三』

法曲 宋詞小石調有法曲獻仙音又有法曲第二柳永樂章集二詞同在一卷中知非二調又字句雖略同而用二名知又非一遍也殆亦霓裳之類

法曲獻仙音

追想秦樓心事當年便約于飛比翼每恨臨歧處正攜手翻成雲雨離拆念倚玉假香前事慣輕擲
慣憐惜饒心性鎮厭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早是乍清減別後忍教愁寂記得盟言少孜煎剩好將
息遇佳景臨風對月事須時恁相憶

法曲第二

青翼傳情香徑偷期自覺當初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輕許相將平生歡笑怎生人間好事到頭少謾悔
懊 細追思恨從前容易致得恩愛成煩惱心下事千種盡憑音耗以此縈牽等伊來自家向道泊相
見喜歡存問又還忘了『柳永樂章集卷中』

南宋官本雜劇有碁盤法曲孤和法曲藏瓶兒法曲車兒法曲四本

望瀛 道調宮法曲『宋史樂志』葛立方云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韻語陽秋』則亦大曲之類
也

宋金院本名目有望瀛法曲一本

清和樂 書錄解題云家宴集五卷末有清和樂十八章『卷二十一』宋陳亞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
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吳處厚青廡雜記卷
一』遍數至多亦大曲也

此外宋詞之以序循中腔名者如哨遍鴛啼序當亦爲大曲中之一遍徵招調中腔鈿帶長中腔亦然而徵招鈿帶長或亦大曲名也

大曲各疊名之曰遍遍者變也古樂一成爲變周禮大司樂樂有六變八變九變鄭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賈疏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尙書云成此云變是也舞亦有變馬端臨曰舞者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爲一成成謂之變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五如唐之聖壽舞十六變而畢同上並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而他舞如破陣樂五十二遍慶元樂七遍上元舞二十九遍舊唐書樂志咸云變或云遍知此兩字因音同而互用也大曲皆舞曲樂變而舞亦變故以遍名各疊非偶然也

大曲各遍之名唐時有散序中序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一霓裳羽衣舞歌排遍入破徹樂府詩集卷七十九中序一名拍序即排遍徹卽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則沈括謂大遍有序引歌氍毹哨催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王灼謂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煞袞沈氏所列各名與現存大曲不合其義亦多不可解集韻氍毹悉合切又鞞息合切二字音同沈氏之所謂氍毹卽王氏所謂鞞毹均未詳確以宥酒得名葉夢得云云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嚙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石林燕語卷五程大昌云乾道丙戌內宴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

殿上折檻聞抗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隴酒『隴音作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辨『中路』予按李涪刊誤隴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隴合作啐啐馳送酒聲音啐今訛以平聲李正又資暇錄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驗之隴屈破也啐音蒼憤反啐吮聲也今既呼樂侑則于啐喻有理于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爲隴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中路』名賢詩話問適門載王仁裕詩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絃隴後押朝烏夜兔催則隴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總交趾事跡隴酒逐歌總本朝人其言隴酒卽國初猶用唐語也『演繁露卷十一』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謂之綏酒亦音同之誤隴之名通當此哨義未詳宋史樂志政和三年五月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逆鼓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哨當如哨笛之哨然義不可知宋詞般涉調有哨遍大曲無聞催顛袞破則現存大曲皆有之中腔踏歌武林舊事述聖節儀第二盞賜御酒歌板起中腔第三盞歌板唱踏歌『卷一』夢梁錄所載次序稍異第一盞進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至再坐第八盞歌板色長唱踏歌中間開以百戲雜劇大曲等『卷三』愚意催哨中腔踏歌未必爲大曲之一遍沈氏殆誤以大宴時所奏各樂均爲大曲耳惟王灼所言胥與現存大曲合然顛後尙有延遍虛催後尙有衰遍宋無名氏草堂詩餘注今樂府諸大曲凡數十解於顛前則有排遍顛後則有延遍『草堂詩餘卷四東坡水龍吟注』然史浩採蓮延遍在顛前則次序固無定矣實催之前尙有衰遍董穎薄媚史浩採蓮皆然張炎

所謂前袞是也實催後之袞遍則炎所謂中袞并煞袞爲三灼記王平霓裳亦有三袞則虛催下必漏袞遍二字至其名義亦不可詳排遍或以非遍故謂一之排擷字字書罕見唯陳鵠耆舊續開云取銅沙鑼于石上擷響『卷四』則或取擷擲之義周密癸辛雜誌後集載德壽宮舞譜五花兒舞有跣搯刺擷繫擷粹諸名則亦舞中之一節因以名其遍者入破則曲之繁聲處也『宋上交近事會元卷四』虛催實催均指催拍言之故董穎薄媚實催作摧拍袞義亦未詳劉克莊後村別調賀新郎詞云笑煞街坊拍袞則袞則當就拍言之排遍又謂之歌頭水調歌頭卽新水調之排遍也而大曲之遍數中有注花十八花十六者王灼云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碧雞漫志卷三』張炎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或不併花拍計之曾布水調歌頭中有帶花遍蓋亦用花拍也顧大曲雖多至數十遍亦只分三段散序爲一段排遍顛正顛爲一段入破以下至煞袞爲一段宋仁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自排遍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入破以後侵亂矣至此鄭衛也『王鞏隨手雜錄』此其證也

至大曲之淵源若何大曲之名雖見於沈約宋書然趙宋大曲實出於唐大曲而唐大曲以伊州涼州諸曲爲始實皆自邊地來也程大昌曰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或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

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舞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演繁露卷七』程氏此說實誤解唐會要而不知西涼非清樂涼州又非西涼也隋書音樂志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旣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是清樂自清樂西涼自西涼也西涼自爲樂部總名而涼州則爲曲名西涼樂始於呂光而涼州則唐明皇開元六年西涼州都督郭知運進『宋上交近事會元卷四』則西涼自西涼涼州自涼州亦兩不相涉也程氏之言全無是處若胡渭州伊州則天寶中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同上』則唐之大曲其始固出自邊地唯遍數甚多與清樂中之大曲同故名以大曲耳實與沈約書中之大曲無涉也此外唐大曲如柘枝『新唐書西域傳石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時』突厥三臺龜茲樂醉渾脫『宋史樂志文獻通攷有醉胡騰隊疑卽于闐之對音』尤明示其所自出餘亦恐借胡樂節奏爲之姜夔大樂議云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此說誤也大食小食亦作大石小石唐書地理志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蘆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大石小石當由此二城得名般涉隋志作般贍又與大石小石均爲調名而伊州石州甘州則曲名不得混合爲一也』

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卽降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衰者皆胡曲耳「宋史樂志」此足以知大曲之所自出矣

大曲皆舞曲也洪适盤洲集有薄媚舞降黃龍舞史浩鄧峯真隱漫錄有採蓮舞諸名陳氏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跼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鴛鳥旋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俯仰變態百出「樂書卷一百八十五」歐陽永叔所謂入破舞腰紅亂旋者是也然宋時舞曲不止大曲凡轉踏之類皆是轉踏據樂府雅詞所載祇調笑九張機二種然王灼謂世有般涉調拂霓裳石曼卿取作傳踏而鄧峯真隱漫錄中之太清舞花舞漁父舞太清舞用太清歌花舞用蝶戀花漁父舞用漁家傲均疊數曲而成而無排遍入破之名此亦轉踏之類洪适之漁家傲則有破子其字數句法與本詞無異毛滂東堂詞之調笑破子亦然以其合數曲而成一曲故曾慥置之於大曲之後「今雅詞雖載在大曲前然據慥序則當在後」史浩徑編於大曲中其實與大曲無涉若侯鯖錄之商調蝶戀花則又諸宮調傳奇「如今之彈詞」之類並非舞曲矣

宋志教坊四十六曲旣得證其爲四十大曲之誤於是大曲之名較然可數然後知武林舊事較耕錄所載之宋金雜劇院本其爲大曲者十得二三焉又知此種雜劇與曾布之水調歌頭董穎之薄媚不甚相

遠也顧大曲動作均有節度與戲劇之自由動作不能相容而宋時戲劇散見於小說者頗多皆隨時隨地漫作諧謔均與歌曲無涉然則二者如何合併又其合併在於何時此今日所當研究者也

宋之大曲雜劇用於春秋聖節三大晏陳旸樂書云讌時皇帝四舉爵樂工道詞以述德美詞畢再拜乃合奏大曲五舉爵琵琶工升殿獨奏大曲曲上引小兒舞伎間以雜劇『樂書卷一百九十九』是奏大曲與進雜劇自爲二事宋中樂志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及宋人文集中樂語次序大略相同故二者合併必在以大曲詠故事之後而以大曲詠故事見諸紀載者以王子高六么爲始此曲實始於元豐以前『朱彧萍洲可談卷一』曾布水調歌頭與葛守誠四十大曲皆北宋之作也然其盛行當在南渡後洪适盤洲集中之句降黃龍舞句南呂薄媚舞其曲詞雖不傳然就句隊辭觀之不獨詠故事而抑且搬演之矣其句詞如左

句降黃龍舞

伏以玳席接歡杯盞東西之玉錦茵喚舞釵橫十二之金咸駐目於垂螺將應聲而曳繭豈無本事願吐研辭

答

盼流席上發水調於歌唇色授裾邊屬河東之才子未滿飛鷁之願已成別鶴之悲折荷柄而愁縷無窮

剪蛟鮪而淚珠難貫因成絕唱少相清歡

遣

情隨杯酒滴郎心不忍重開翡翠衾封却軟綃看錦水水痕不似淚痕深歌罷舞停相將好去

句南呂薄媚舞

羽觴棋布洽主禮於良辰翠袖弓彎奏女妖之艷唱游絲可倩本事願聞

答

踏軟塵之陌傾一見于月窟會采蘋之洲迷千嬌於楚夢雖蛾眉有伐性之戒而狐媚無傷人之心既吐艷於幽閨能齊芳於節婦果六尺之軀不庇其伉儷非三寸之舌可脫於艱難尙播遺聲得塵高會

遣

獸質人心冰雪膚名齊節婦古來無織羅不脫西州路爭得人知是艷狐歌舞既闌相將好去『盤洲集卷七十八』

史浩之劍器舞亦演故事而敘述甚詳雖非大曲全遍亦足以資參攷也

劍舞

二舞者對廳立袒上『下略』樂部唱劍器曲破作舞一段了

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

登登巨闕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階掀舞終當有用時節唱徹人盡說寶此剛不折內使奸雄落膽外須遣豺狼滅

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曲破一段舞罷二人分立兩邊別二人漢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果竹竿子念

伏以斷蛇大澤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眞符接蒼姬之正統皇威既振天命有歸量勞雖盛於重瞳度德難勝於隆準鴻門設會亞父輸謀徒矜起舞之雄姿厥有解紛之壯士想當時之賈勇激烈飛揚宜後世之效翠迴翔宛轉雙鸞奏技四座騰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袒舞有欲刺右漢裝者之勞又一人舞進前翼蔽之舞罷兩舞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出對坐桌上設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袒上竹竿子念

伏以雲鬢聳蒼壁霧縠罩香肌袖翻紫電以連軒手幄青蛇而的磔花影下游龍自躍錦袒上踰鳳來儀逸態橫生瑰姿譎起傾此入神之技誠爲駭目之觀巴女心驚燕姬色沮豈唯張長史草書大進抑亦杜工部麗句新成稱妙一時流芳萬古宜呈雅態以洽濃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曼舞之勢兩人唐裝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劍器曲破徹竹竿子念

項伯有功扶帝業大娘馳譽滿文場合茲二妙甚奇特欲使嘉賓酌一觴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騁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能如江海含晴光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念了二舞者出隊『鄭峯真隱漫錄卷四十六』

大曲與雜劇二者之漸相接近於此可見又一曲之中演二故事東京夢華錄所謂雜劇入場一場兩段也惟大曲一定之動作終不足以表戲劇自由之動作唯極簡易之劇始能以大曲演之故元初純正之戲曲出不能不改革之也

戲曲考原

海寧 王國維

楚詞之作滄浪風兮二歌先之詩餘之興齊梁小樂府先之獨戲曲一體崛起于金元之間於是有疑其出自異域而與前此之文學無關係者此又不然嘗攷其變遷之跡皆在有宋一代不過因金元人音樂上之嗜好而日益發達耳

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古樂府中如焦仲卿妻詩木蘭辭長恨歌等雖詠故事而不被之歌舞非戲曲也柘枝菩薩蠻之際雖合歌舞而不演故事亦非戲曲也唯漢之角抵於魚龍百戲外兼搬演古人物張衡西京賦曰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又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吹箎龍女娥坐而長歌聲滂暢以透蛇洪崖立而指麾被羽毛之襪襪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所搬演之人物且自歌舞然所演者實仙怪之事不得云故事也演故事者始于唐之大面撥頭踏搖娘等戲代面『卽大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踏搖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

歌爲怨苦之辭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絃管因寫其夫之容姿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右見舊唐書音樂志樂府雜錄及教坊記所載略同及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闥劇宋陳陽樂書第一百八十六卷唐時戲劇可致者僅此至宋初搬演較爲任意宋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輒然徑出宋史孔道輔傳又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擗擗至此聞者歡笑劉攽中山詩話至南宋時洪邁夷堅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優伶調謔之事尙與此相類雖搬演古人物然果有歌詞與故事否若有歌詞果與故事相應否今不可致要之此時尙無金元間所謂戲曲則固可決也

雜劇之名始起于宋宋制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小兒隊女弟子隊各進雜劇隊舞及雜劇之制具見宋史樂志及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宋志謂舞隊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人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庭中吹觱篥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作傾盃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立于席後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

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蹴鞠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九用角觥宴畢而隊舞制度東京夢華錄所載尤詳初參軍色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二百餘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並小隱士帽著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欄束帶各執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帕頭紫衫者擎一綵殿子內金貼字牌搯鼓而進謂之隊名牌上有一聯謂如九韶翔綵鳳八佾舞青鸞之句樂部舉樂小兒隊舞步進前直叩殿陛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羣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畢小兒班首入進致語句雜劇入場一場兩段內殿雜戲爲有使人在座不敢深作諧謔惟用羣絃裝其似像市語謂之拽串雜戲畢參軍色作語放小兒班首又羣舞應天長曲子出場女弟子隊舞雜劇與小兒略同唯節次稍多此徽宗聖節典禮也若宴遼使其典禮與三大宴同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遼宴宋史則酒一行筚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酒四行琵琶獨彈餅茶致語食入雜劇進『遼史樂志』由此觀之則宋之搬演李義山遼之搬演文宣王既在宴時其爲雜劇無可疑也雜劇亦有歌詞宋史樂志謂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辭未嘗宣布于外是也其詞如何今不可攷唯三大宴之致辭則由文臣爲之故宋人集中多樂語一種又謂之致語又謂之念語茲錄蘇子瞻興龍節

集英殿宴樂語如左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跡日符祚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於建丑之正端玉履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維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万方過歷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千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說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猗蘭之會願廣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生旦且稱蟠桃不計春請使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于歡謠衆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旅在列笙磬同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蒼亂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尙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俛子盈庭必有可觀之伎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神聖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維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于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策授萬年之算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游天街沐浴王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鈍既度九韶之曲霓裳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優伶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顏之廣大清歌既闋疊鼓頻催再拜天街相將歸去

勾女童隊

垂鬟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全集金奏方諧上奏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萬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摻搗屢作旌夏前臨願游女之何能造形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胤來祥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回草木恭維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興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觀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談笑雜陳示俛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却望鼙鼓頻催再拜天階相將歸去
天子大宴之典如是民間宴會之伎樂當倣此而稍簡略故樂語一種凡婚嫁宴享落成時均用之更有
於勾隊放隊外兼作舞詞者秦觀晁无咎毛滂鄭僅等之調笑轉踏是也茲錄鄭僅之調笑轉踏如左

調笑轉踏

良辰易失信四者之難并佳客相逢實一時之盛事用陳妙曲上佐清歡女伴相將調笑入隊「此
與樂語之勾隊相當少游作此下尙有口號一首」

秦樓有女字羅敷二十未滿十五餘金釵約腕攜籠去攀枝折葉城南隅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
芳草路東風吹鬢不可侵日晚蠶飢欲歸去

歸去攜籠女南陌柔桑三月暮使君春思如飛絮五馬徘徊頻駐蠶飢日晚空留顧笑指秦樓歸去

石城女子名莫愁家住石城西渡頭拾翠每尋芳草路採蓮暗過白蘋洲五陵豪客青樓上醉倒金
壺待清唱風高天闊白浪飛急催艇子搖雙漿

雙漿小舟蕩晚取莫愁迎疊浪五陵豪客青樓上不道風高江廣千金難買傾城樣那聽繞梁清唱

繡戶珠簾翠幕張主人置酒宴華堂相如年少多才調消得文君暗斷腸斷腸初認琴心挑么絃暗
寫相思調從來萬事不關心此度傷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繡戶銀屏人窈窕瑤琴暗寫相思調一曲關心多少臨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浚浚流水武陵谿洞裏春長日月遲紅英滿地無人掃此度劉郎去後迷行行漸入清流淺香風引到神仙館瓊漿一飲覺身輕玉砌雲房瑞烟暖

烟暖武陵晚洞裏春長花爛漫紅英滿地溪流淺漸聽雲中雞犬劉郎迷路香風遠誤到蓬萊仙館

此下尙有九詩九曲分詠各事以句調相同故略之

放隊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鬟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人陌上拾花鈿

今以之與樂語相比較則樂語但勾放舞隊而不爲之製詞而轉踏不獨定所搬演之人物併作舞詞唯因數之多少則無一定如上鄭僅之調笑多至十三闕秦毛二家各八闕而晁无咎作則僅七闕耳秦晁鄭三家調笑均見樂府雅詞毛作見宋六十一家詞東堂詞中其但作句隊遣隊辭而不爲作歌詞者亦有之如洪适之句降黃龍舞及句南呂薄媚舞是也見盤州文集卷七十八然諸家調笑雖合多曲而成然一曲分詠一事非就一人一事之首尾而詠之也惟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述開元天寶遺事見王灼碧雞漫志卷三」是爲合數闕詠一事之始今其辭不傳傳者惟趙德麟「令時」之商調蝶戀花述會真記事凡十闕并置原文于曲前又以一闕起一闕結之視後世戲曲之格律幾於具體而

徽德鄰於子瞻守潁州時爲其屬官至紹興初尙存其詞作於何時雖不可攷要在元祐之後靖康之前原詞具載侯鯖錄中錄之如左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于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元訪奇述異莫不舉此以爲美談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筦絃好事君子極宴肆歡之餘願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金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全離人怨

傳曰余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于鄭紱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于軍軍之徒因大優劫掠蒲人命張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見乃

命其子曰歡郎女曰鴛鴦出拜爾兄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乃至常服
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凝眸麗絕若
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
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張生由是拳拳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待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矣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
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媒而求聘焉張曰余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
合昨日一夕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莫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
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
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食思想徧賴
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箋論繡絳春詞一紙芳心亂

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臨風戶半
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翥然來報喜花箋微諭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墻紅葦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張亦微諭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於西廂戶果半開良久紅娘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乎至則端神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者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以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託於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故用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後數日張君臨軒獨寢驚歛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麗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燦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

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于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登于茵席而已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常娥至 玉困花柔羞拔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相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莫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情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不數月張生復游于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凄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則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歔歔崔投琴擁面泣下趨歸鄰

所遂不復至奉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酒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訴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
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絨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並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多惠誰復爲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進修之
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弁命也如此又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
之間亦與敍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繆縈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昔
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恩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私不復明侍巾櫛殺身永恨含歎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
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略情捨大小從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
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奉勞歌伴再
和前聲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
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暖人猶遠

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約文竹茶合碾子一口枚此數者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遠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勿以鄙爲深念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爛斑揔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弃心馳魂去人千里

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之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于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嬾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弃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道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語爲當也何則夫崔之才華宛美詞彩艷麗則于所載絨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見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

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探撫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未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具道張之於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于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眞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主彼者耶奈因命此意復成一閱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德鄰此詞毛西河詞話已視爲戲曲之祖然猶用通行詞調而宋人所歌除詞調外尙有所謂大曲王灼碧雞漫志曰凡大曲有散序鞞排徧擷正擷入破虛催實催袞徧歇指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徧而涼州排徧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云云此種大曲自唐已有之如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水調歌涼州伊州等疊數多寡不等皆借名人之詩以入曲茲錄水調歌十一疊如左

水調歌第一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看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鞞

第二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瑠戈金鞍寶鉸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

第三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羨名公樂此身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第四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祇爲征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

第五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妝

入破第一

細草河邊一雁飛黃龍關裏掛戎衣爲受明王恩寵甚從事經年不復歸

第二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閒能得幾回聞

第三

昨夜遙歡出建章今朝綴賞度昭陽傳聲莫閉黃金屋爲報先開白玉堂

第四

日晚笳聲咽戍樓隴雲漫漫水東流行人萬里向西去滿目關山空恨愁

第五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

第六微

閨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

此種大曲疊數既多故於敘事尤便於是詠事者乃不用詞調而用大曲碧雞漫志謂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額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其詞今不傳傳者唯同時曾布所撰水調歌頭大曲詠馮燕事見王明清玉照新志如左

水調歌頭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球門雞爲戲游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貔虎須
臾叱咤風雲懍懍座中生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游冶出東城堤上鶯花掩亂
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隔簾聲

排遍第二

袖籠鞭敲鐙無語獨閒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
盼不勝嬌軟倚雲屏曳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伊嗔聲禮細訴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
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綢繆相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回家鎮長酩酊長醒屋上鳴鳩空闌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蘭房從
此朝雲夕雨兩牽縈似游絲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荏染歡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繾綣連枝並翼香
闥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豪輕

排遍第四

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年萍茫然撫弄

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于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臆聞紛
頸斷瑤瓊

排遍第五

鳳皇釵寶玉凋零慘然悵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喚起相將金谷同游相見逢迎處挪揄羞面妝
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縷首但驚喧白鄰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
終誣服罔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六

帶花徧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
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嘆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
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排遍第七擷花十八

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此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閣境赦
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涸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此大曲之水調歌頭與詞之水調歌頭字數韻數均不相合又間有平仄通押之處稍後有董穎者一類

字仲達紹興間人嘗從汪彥章徐師川游彥章爲作字說見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道宮薄媚大曲詠西子事亦然陳氏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唯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踢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騫旋鳥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囊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俯仰百態橫出「樂書一百八十五卷」曾氏水調歌至排遍第七而止故伴以舞與否尙未可知董氏薄媚則自排遍第八起經入破以至殺袞其必兼具歌舞無可疑者其詞見曾慥樂府雅詞茲錄之如左

道宮薄媚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值隨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與悲不爲回頭舊谷「疑國誤之」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卽中深機 陶廡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坵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途窮來伴麋鹿卑棲既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

燿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 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私因將寶玩獻誠
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雨都成淚備嘗險厄反
邦畿冤憤刻肝脾

第十擷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一作字」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
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 青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醉粉
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剪水斜豨鬆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繡履容易來登玉
陛

入破第一

峯湘裙搖漢佩步步香風起歛雙蛾論時事關心巧會君意殊珍異寶猶自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
恩雖令效死奉嚴旨 隱約龍姿忻悅重把甘言說「悅說二字皆韻此爲四聲通押之祖」辭俊雅
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淨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都繁麗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累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

周亡褒姒般傾如己 吳王卻嫌胥逆耳纔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藥彩鸞妬翻伊得取次于飛
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衰遍

華宴夕燈搖醉粉茵蒼龍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鶯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榭闌苑蓬壺景盡移此
地花繞仙步鶯隨歌吹 寶帳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
嗅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第四催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
心解體 越遣使陰窺虛實蚤夜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尙畏忠義斯人既戮且又嚴兵卷土
赴黃池觀衆種蠡方云可矣

第五衰遍

機有神鼓征鼙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誅留守憐屈服罷兵還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荒
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 勢連敗柔荑攜泣不忍相拋棄身在兮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
淚鶴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雨東分賜垂莫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鏐紅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尙望論功歸故里 降令曰吳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方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衰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鬢煙鬢玉珮霞裾依約露妍姿送目驚喜俄迂玉趾 同仙騎洞府歸去簾櫳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遠別恨何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況當時金殿裏

曲文迄于宋南渡之初所可攷見者僅此宋吳自牧夢梁錄載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殆卽此類此後如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目中其目之兼舉曲調名者猶當與會董大曲不甚相遠也

今以會董大曲與真戲曲相比較則舞大曲時之動作皆有定制未必與所演之人物所要之動作相適合其詞亦係旁觀者之言而非所演之人物之言故其去真戲曲尙遠也至由敘事體而變爲代言體由應節之舞蹈而變爲自由之動作北宋雜劇已進步至此否今闕無攷以後楊誠齋之歸去來辭引「誠

齋集卷九十七其爲大曲抑自度腔均不可知然已純用代言體茲錄於左

歸去來兮引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稚滿庭幃正坐餅無儲粟漫求爲吏東西

偶然彭澤近鄰圻公穉滑流匙葛巾勸我求爲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來兮

老圃半榛茨山西欲羨藜念心爲形役又奚悲獨惆悵前迷不見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颺破朝霏雨細漫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光小恨熹微

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荆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幼入室相攜有酒盈樽引觴自酌庭樹遺顏怡

容滕易安棲南窗寄傲睨更小園日涉趣尤奇儘雖設柴門長是閉斜暉縱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口烏倦亦歸飛翳翳流光將入孤松撫處淒其

息交絕友暫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復出何求者曠千載今欲從誰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遣俗人知

解后又春熙農人欲載菑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崎嶇窈窕邱壑隨宜

欣欣花木向榮滋泉水始流澌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笑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爲委心任運何多慮顧遑遑將欲何之大化中間乘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游嬉獨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丁復奚疑

此曲不著何調前後凡四調每調三疊而十二疊通用一韻其體于大曲爲近雖前此如東坡哨遍豈
槩歸去來辭者亦用代言體然以數曲代一人之言實自此始要之曾董大曲開董解元之先此曲則爲
元人套數雜劇之祖故戲曲之不始于金元而於有宋一代中變化者則余所能信也若宋末之戲曲則
具於曲錄卷一茲不復贅



古劇脚色考

海甯 王國維

戲劇脚色之名自宋元迄今約分四色曰生旦淨丑人人之所知也然其命名之義則說各不同胡應麟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欲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汙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此一說也然胡氏前已有爲此說者故祝允明猥談駁之曰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圍圍談唾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妝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語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續說郛卷四十六』此又一說也 國朝焦循又爲之說曰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晚末眷末或稱眷生然則生與末爲元人之遺『易餘籥錄卷十七』此又一說也胡氏顛倒之說似最可通然此說可以釋明脚色而不足以釋宋元之脚色元明南戲始有副末開場之例元北劇已不然而末泥之名則南宋已有之矣淨之傳粉墨明代則然元代已不可考而副靖之名則北宋已有之矣此皆不可通者也焦氏釋末理或近之然末之初固稱末尼至淨丑二色又則何說焉三說

之中自以祝氏爲稍允但其說至簡無所證明而太和正音譜堅瓠集所舉各解又復支離怪誕不可究詰今就唐宋迄今劇中之脚色考其淵源變化并附以私見但資他日之究研究不敢視爲定論也

參軍 副靖 副淨 淨

參軍之源其說有二樂府雜錄云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就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趙書曰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入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輩中以爲笑『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引』二說未知孰是『或謂後漢未有參軍官故段說不足信案司馬彪續漢志雖無參軍一官然宋書百官志則謂參軍後漢官孫堅爲車騎參軍事是也則和帝時或已有此官亦未可知』要之唐以前已有此戲但戲名而非脚色名也雜錄又云開元中有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又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時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其爲戲名或脚色名尙未可定惟趙璘因話錄云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卷一』則似已爲脚色之稱至五代猶然吳史云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楊隆演』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鬻髻鴉衣爲蒼頭以從『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引又五代史吳世家略同』又謂之陸參軍雲溪友議云元稹廉訪浙東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

歌聲微雲「卷九」是也北宋則謂之參軍色「東京夢華錄」爲俳優之長又觀夷堅志「丁集卷四」程史「卷七及卷十」齊東野語「卷十二及卷二十」所載參軍事其所搬演無非官吏猶卽唐之假官戲也其服色在唐以前則或白或黃或綠宋亦謂之綠衣參軍「程史卷十」唐時則手執木簡宋則手執竹竿拂子「東京夢華錄」或執杖「齊東野語卷一十」故亦謂之竹竿子「史浩鄮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又謂之副淨陶宗儀云副淨古謂之參軍「輟耕錄卷二十五」甯獻王云觀古謂參軍「太和正音譜卷首」然考之北宋已有副靖之名黃山谷詞所謂副靖傳語本大是也又謂之次淨「武林舊事卷四」宋元人書中但有副淨而無淨單云淨者始於太和正音譜「元曲選有淨然恐經明人刪改」余疑淨卽參軍之促音參與淨爲雙聲軍與淨似疊均參軍之爲淨猶勃提之爲披郝屢之爲郝也

副淨之爲參軍惟輟耕錄太和正音譜始言之其說果可信否亦在所當研究者今以二書所云副淨事較之宋人所紀參軍事頗相符合輟耕錄云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正音譜云副末執磔瓜以朴靚今案夷堅志「丁志卷四」云崇寧初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中略」副者舉所挺杖擊其背程史「卷七」云紹興十五年就秦檜第賜宴假以教坊優伶「中略」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中略」參軍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中略」伶遽以朴擊其首齊東野語「卷十三」

云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中略」胥擊其首由此三事則副淨之爲參軍無可疑也惟東野語「卷二十」別記一事則適與之反云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宗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豈因徽宗自作參軍臣不可擊君故變其例歎然容齋隨筆「卷十四」云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噫嗚訶篋羣僂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則參軍自訶篋之事至東京夢華錄所云參軍色手執竹竿拂子此當用以指揮非用以擊人又細釋夷堅志所云推參軍一人作宰相「中略」其副者舉所挺杖擊之其副者三字當指參軍之副即謂副淨也如此則擊人者爲副淨而被擊者爲淨副淨本參軍之副故宋人亦呼爲參軍此說雖屬想像或足證淨爲參軍之促音歟

末尼 戲頭 副末 次末 蒼鷺

末之名始見於武林舊事「卷四」所記雜劇二甲每甲各有戲頭引戲次淨副末或加裝且又有單稱末者同卷載乾淳教坊樂部雜劇色德壽宮有蓋門慶下注云末是也夢梁錄「卷二十」謂之末泥曰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中略」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譚或添一人名曰裝孤輟耕錄所載院本五人同以此與武林舊事相比較則四人中有末泥而無戲頭然既云末泥爲長則末泥即戲頭也「案宋史樂志大樂有舞頭引舞戲頭引戲殆做大樂爲之」末泥之名不

知所自出隋龜茲部歌曲有善善摩尼隋書音樂志唐羯鼓食曲此二字有訛闕有居摩尼南卓羯鼓錄案摩尼梵語謂珠翻譯名義集云摩尼正云末尼末泥之名或自曲名出而至南宋初始見載籍又似後起之名矣然夢華錄九云聖節大宴第一盞御酒舞旋多是雷中慶舞曲破顯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續一人入場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此條言舞大曲似與脚色無涉然脚色中戲頭引戲均出于舞頭引舞見前則末泥之名亦當自舞末出長言之則爲末泥短言之則爲末前疑其出于曲名者非也

副末之名北宋已有之漁隱叢話前集三十一引王直方詩話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餘令聖俞續之又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云云可證也武林舊事又作次末綴耕錄云副末古謂之蒼鶻文云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太和正音譜亦云今案李義山集驕兒詩忽復學參軍案聲喚蒼鶻五代史吳世家云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鶻衣髮髻爲蒼鶻西溪叢語引吳史作者頭復劇五代史正之一則唐五代時與參軍相對演者爲蒼鶻如宋時副末之副對淨也綴耕錄之說殆以此二事爲根據其他則不能證之矣願事有不可解者則宋時但見副靖次淨之名而不見有淨又多云次末副末而罕云末是也竊疑淨苟

爲參軍之促音而宋之參軍色恆爲俳優之長至南宋之季則末泥爲長職在主張故入場搬演者只有副淨副末而淨末反罕聞其故或當如此歟

引戲 郭郎 郭秃

引戲之名始見于武林舊事夢梁錄然其實則唐已有之樂府雜錄傀儡條云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秃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秃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秃猶文康象庾亮爾如此則北朝已有郭郎之戲且其人當在漢世矣宋之引戲即郭郎之遺否今不可考太和正音譜云引戲院本中狙也考武林舊事則雜劇三甲中劉景長一甲有引戲又有裝旦則其說殆不可信或此色可兼扮男女歟

旦 姐 狙

旦姐二名始見于武林舊事夢梁錄然搬弄婦女其事頗古漢書郊祀志紫壇僞設女樂菱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書司馬景王奏永寧宮曰皇帝日延小優郭懷哀信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而北齊蹈謠娘戲亦以丈夫著婦人衣爲之教坊記隋書音樂志周宣帝即位廣召雜伎增修百戲中略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聽又云大業中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

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中略』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氍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故柳或請禁正月十五日角抵戲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柳或傳』訖于唐初此風猶盛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書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季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云云『唐會要卷三十四并兩唐書孫伏伽傳』後謂之弄假婦人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弄假婦人是也則旦之實唐以前既有之矣至旦之名所由起則說又不一近人長沙楊恩壽云自北劇興男曰末女曰旦南曲雖稍有更易而且之名不改不解其義案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司一調『中略』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中略』所謂旦者乃司樂之總名金元相沿遂命歌伎領之後改爲雜劇不皆以倡伎充旦則以優之少者假扮爲女漸失其真『詞餘叢話卷一』此說全無根據其誤解遼志又大可驚異也遼志所謂婆陀力且雞識且沙候加濫且者皆者皆聲之名猶言宮聲商聲角聲羽聲也楊氏謂爲司樂之總名殊屬杜撰且旦之名豈獨始見于遼志而已隋書音樂志已有之隋志云蘇祇婆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中略』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且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大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以此觀之則遼志所

謂旦即隋志所謂聲隋志之旦以律呂爲經而以宮商緯之鄭譯之八十四調是也遼志之旦以宮商角羽四聲爲經而以律呂緯之隋唐以來之燕樂二十八調是也此點雖異而其以旦統調則所同也核此二解都非司樂之名即使旦之名果出于遼則或由婦人之聲多用四旦中之某旦而婆陀力旦雖識旦之名本爲雅言伶人所不能解放後略稱旦耳此想像之說或較楊說爲通要之旦名之所本雖不可知然宋金之際必呼婦人爲旦故宋雜劇有裝旦裝旦之爲假婦人猶裝孤之爲假官也至於元人猶目張奔兒爲風流旦李嬌兒爲溫柔旦『青樓集』此亦旦本伎女之稱之一證若堅瓠集引莊子爰獨狽以爲雌之說則更無譏焉

沖末 小末 二末 老旦 大旦 小旦 細旦 色旦 搽旦 花旦 外旦 貼旦
外 貼

前論四色乃宋金脚色之最著者至元劇而末旦二色支派彌多正末副末之外有沖末小末而小末又名二末旦則正旦外有老旦大旦小旦色旦搽旦外旦且兒『焦循易餘齋錄』曾從元曲鈎稽出之茲據其說『而武林舊事夢梁錄尙有細旦香樓集又有軟末泥駕頭花旦之名又云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蓋卽元曲之色旦搽旦也元曲有外旦無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外末外旦之省爲外猶貼旦之後省爲貼也案宋制凡直館『史館』院『崇文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宋史職官志』又武林舊事『卷四』載乾淳教坊樂部有衙前有和願而和願人如朱和蔣寧王原全下皆注云次貼衙前意當與貼職之貼同即謂非衙前而充衙前也然則曰沖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至明代傳奇但省作貼則義不可通幸元曲選尙存外且貼且之名得以考外與貼之本義但南宋官本雜劇段數已有喝貼萬年歡輟耕錄金院本名目有賀貼萬年歡賀貼喝貼或有他義或宋金已省作貼則不可考矣

孤

太和正音譜云孤當場裝官者證以院本名目之孤下家門及現存元曲其說是也輟耕錄謂之孤裝而夢梁錄則作裝孤以武林舊事之裝且例之則裝孤爲長孤之名或官之訛轉或以其自稱孤名之也

撻機 撻譏

太和正音譜脚色中有撻譏此名亦始於宋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商謎條有撻機和尙撻機即撻譏蓋便給有口之謂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所載古院本猶有撻譏色所扮者爲藍采和自號樂官則正音譜所謂俳優稱爲樂官者是也

癡大 木大 鹹淡 婆羅 鮑老 孝老 卜兒 鴿

此外古脚色之可考者則有癡大有鹹淡有婆羅皆始于唐朝野僉載謂散樂高崔鬼善弄癡大而宋亦

有木大陶穀清異錄「二」長沙獄掾任與祖擁篲吏出行有賣藥道人行吟曰無字歌呵呵亦呵呵哀哀亦呵呵不似荷葉參軍子人人與个拜木大作廳上假閻羅黃山谷詞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金院本名目有呆木大木大疑卽唐之癡大又與副靖對舉其爲脚色無可疑也樂府雜錄俳優條弄參軍外又云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鹹淡最妙咸通以來卽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遠三人弄假婦人如此二句相承則鹹淡爲假婦人之始且之音當由鹹淡之淡出若作二事解則鹹淡亦一種脚色今宋官本雜劇有醫淡論淡二本金院本名目有下角瓶大醫淡打淡的照淡二本淡或猶鹹淡之略也雜錄又云弄婆羅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婆羅疑婆羅門之略至宋初轉爲鮑老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陳師道后山詩話」至南宋時或作抱羅夢華錄「七」云寶津樓前百戲有假面披髮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狀者上場著青帖金花短後之衣帖金帛袴手攜大銅鑼隨身步舞而進退謂之抱鑼遶場數遭或就地放烟火之類抱鑼卽鮑老以此際偶攜鑼遂訛爲抱鑼耳然舞隊猶有大小斫刀鮑老「武林舊事」倬刀鮑老「夢梁錄」等名又南北曲調以鮑老名者殆以十數金元之際鮑老之名分化而爲三其扮盜賊者謂之邦老扮老人者謂之孝老扮老婦者謂之卜兒皆鮑老一聲之轉故爲異名以相別耳太和正音譜之略則又卜兒之略云

俅 爺老 曳刺 酸 細酸 邦老

字老卜兒皆脚色之表示年齒者俅兒之表童子亦然俅始見金院本名目及元曲其義未詳此外脚色又有表所扮之人之職業地位者如曳刺細酸邦老是也曳刺本契丹語唐人謂之曳落河舊唐書房瑄傳瑄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遼史作拽刺百官志有拽刺軍詳穩司旗鼓拽刺詳穩司千拽刺詳穩司猛拽刺詳穩司又云走卒謂之拽刺武林舊事作爺老其所載官本雜劇有三爺老大明樂病爺老劍器二本當即遼之拽刺也元馬致遠薦福碑雜劇中尙有曳刺爲胥役之名此即遼志走卒謂之拽刺之證細酸始見元曲前單稱酸宋官本雜劇之急慢酸金院本名目之合房酸等是也胡氏筆叢一卷四十一云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今臧刻倩女離魂無細酸字當經明人刪改余所見明周憲王張天師明斷辰日月雜劇猶有末扮細酸上云云則明初猶用此語矣邦老之名見于元人黃梁夢合汗衫硃砂擔諸劇皆殺人賊其所自出當如上節所云而金人院本名目所載邦老家門二本一曰脚言脚語一曰則是便是賊則此語確爲金元人呼盜賊之稱矣

厥 偌 哮 鄭 和

宋金雜劇院本中有似脚色而非脚色且其名義不可解者如厥如偌如哮如鄭如和是也宋官本雜劇

之以厥名者如趕厥夾六么趕厥胡渭州趕厥石州雙厥投拜是其以偌名者則宋官本雜劇有催妝賀皇恩下注云三三又有三偌慕道六么偌賣旦長壽仙四偌皇州偌偌保金枝強偌三鄉題三偌一貨驢金院本名目亦有偌賣旦恨秋風鬼點偌四偌大提猴三偌一卜四偌賈譚四偌祈雨四偌抹紫粉四偌劈馬棒偌請都子諸本其以哮名者則官本雜劇扯攔六么下注云三哮又有四哮梁州雙哮新水雙哮採蓮三哮卦鋪兒三哮揭榜三哮上小樓三哮文字兒三哮好女兒三哮一擔脚諸本此外又有雙攔哮六么襪哮合房襪哮店休姐襪哮負酸四本則哮殆攔哮襪或哮之路其以鄉名者則有病鄉道並樂四鄉舞楊花二本以和名者則有孤和法曲病和採蓮二本以雙且降黃龍病孤三鄉題諸本例之謂厥偌哮鄉和等非脚色之名或假脚色一如爺老邦老之類一之名不可也至其名義則尤晦澀厥之爲義雖宋人亦所不解歐陽公六一詩話云陶穀尙書嘗曰尖簷帽子卑凡斷短鞦韆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尙未遠人皆莫曉其義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秃尾狗爲厥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尙書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耳李冶敬齋古今辨卷八則曰末厥蓋俗語也猶今俚語俗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刁厥之謂劉李二說不同如是余意末厥兵必三字相連爲一俗語厥之名或自此出至偌之音則與查近封民間見記「十」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爲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談大抵迫狠僻云云則偌或爲輕薄子之稱若哮鄉和則

其意全不可解姑舉於此以俟後日之研究耳

丑 生

宋元戲劇脚色之可舉者如左惟丑之名雖見元曲邈然元以前諸書絕不經見或係明人闢入然丑雖始于明其名亦必有所本余疑丑或由五花爨弄出輟耕錄云院本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皆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卷二十五』而宋官本雜劇金院本名目之以爨名者不可勝數爨與丑本雙聲字又爨字筆畫甚繁故省作丑亦意中事其傅粉墨一事亦恰與丑合則此色亦宋世之遺至明代以後脚色除改末爲生外固不出元脚色之外矣

餘說一

綜上文所考者觀之則隋唐以前雖有戲劇之萌芽尙無所謂脚色也參軍所搬演係石枕或周延故事唐中葉以後乃有參軍蒼鷺一爲假官一爲假僕但表其人社會上之地位而已宋之脚色亦表所搬之人之地位職業者爲多自是以後其變化約分三級一表其人在劇中之地位二表其品性之善惡三其氣質之剛柔也宋之脚色以副淨爲主副末次之然宋劇之以且以孤名者不一而足知他色亦有當場者矣元雜劇中則當場唱者惟正末正旦如氣英布單鞭奪槊二劇第四折均以揆子唱則以正末扮揆子柳毅傳書第二折用電母唱則以正旦扮電母雖劇中之主人翁苟於此折中不唱則亦退居他色故

元劇脚色全以唱不唱定之南曲既出諸色始俱唱然一劇之主人翁猶必爲生且此皆表一人在劇中之地位雖在今日猶沿用之者也至以脚色分別善惡事亦頗古夢梁錄記南宋影戲曰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卷二十』影戲如此真戲可知元明以後戲劇之主人翁率以末旦或生旦爲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鮮惡下流之歸悉在淨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惡之意國朝以後如孔尚任之桃花扇於描寫人物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惡而以氣質之陰陽剛柔故柳敬亭蘇崑生之人物在此劇中當在復社諸賢之上而以丑淨扮之豈不以柳素滑稽蘇頗囑強自氣質上言之當如是耶自元迄今脚色之命意不外此三者而漸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氣質之勢此其進步變化之大略也

夫氣質之爲物較品性爲著品性必觀其人之言行而後見氣質則於容貌舉止聲音之間可一覽而得者也蓋人之應事接物也有剛柔之分焉有緩急之殊焉有輕重強弱之別焉此出於祖父之遺傳而根於身體之情狀可以矯正而難以變革者也可以之善可以之惡而其自身非善非惡也善人具此則謂之剛德柔德惡人具此則謂之剛惡柔惡此種特性無以名之名之曰氣質自氣質言之則億兆人非有億兆種之氣質而可以數種該之此數種者雖視爲億兆人氣質之標本可也吾中國之言氣質者始於洪範三德宋儒亦多言氣質之性然未有加以分類者獨近世戲劇中之脚色隱有分類之意雖非其本

旨然其後起之意義如是不可誣也脚色最終之意義實在於此以品性必觀其人之言行而後見而象質則可於容貌聲音舉止間一覽而得故也故既考其淵源復附論之如此

餘說二「面具考」

面具之興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似已爲面具之始漢書禮樂志朝賀置酒爲樂有常從象人四人秦倡象人員三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魚蝦師子者也章昭曰著假面者也張衡西京賦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篪李善注曰仙倡爲作假形謂如神仙熊豹熊虎皆謂假頭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文康象庾亮隋書音樂志禮畢者出于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後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諡以號之謂之爲文康樂舊唐書音樂志代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北齊書及北史本傳不云假面但云免胄示之面耳」又云安樂者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縷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是北朝與唐散樂中固盛行面具矣宋史狄青傳常戰安遠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而陸游老學庵筆記載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研醜無一相似者乃大驚面具之見於載籍者大略如此其用諸散樂始于漢之象人而文康樂代面戲安樂踵之宋之面具雖極盛於政和而未聞用諸雜戲蓋由塗面既興遂取而代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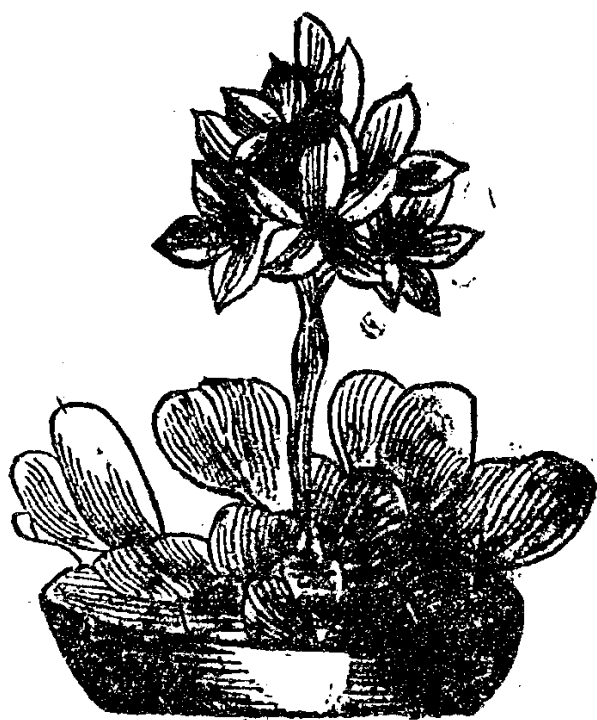
餘說三「塗面考」

塗面起於何世今不可考其見于載籍者則樂府雜錄云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教坊記載踏謠娘與此略同但云北齊有人姓蘇鮑鼻案玉篇云鮑面蒼也蓋當時演此戲者通作赤面故雜錄以爲狀其醉教坊記以爲其狀鮑鼻也又溫庭筠乾牒子載陸象先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僚共約劇賭「中略」一參軍曰「中略」吾能于使君廳前墨塗其面著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中略」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六引」則唐時舞人固有塗面之事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五代史伶官傳」則又在其後宋時則五花鬘弄亦傅紛墨「見上」又蔡攸侍曲宴短衣窄袖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宋史姦臣傳」足爲五采塗面之證元則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見上」至五采塗面雖元時無聞然唐宋旣行元固不能無之矣

餘說四「男女合演考」

歌舞之事合男女爲之其風甚古樂記云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獼猴子女孔疏獼猴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若獼猴間雜男子婦人言似獼猴男女無別也自漢以後殊無所聞至隋唐之際歌舞之伎漸變而爲戲劇而踏搖娘戲以男子著婦人服爲之「教坊記」此男女不合演

之證舊唐書高宗紀龍朔元年皇后請禁天下婦人爲俳優之戲詔從之蓋此時男優女伎各自爲曹不相雜也開元以後聲樂益盛舊書志云玄宗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中略』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中略』太常又有別教院『中略』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夫梨園弟子既云樂工子弟當係男子而宜春院則盡婦人教坊記云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蓋唐時樂工率舉家隸太常故子弟入梨園婦女入宜春院又各家互相嫁娶教坊記云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是也然則梨園宜春院人悉係家人姻戚合作歌舞亦意中事故元稹連昌宮辭詠念奴歌曰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至合演戲劇惟上文參軍條所引雲溪友議一則近之此外無他證也宋初則教坊小兒舞隊與女童舞隊各自爲曹亦各有雜劇『宋史樂志及東京夢華錄』惟武林舊事『卷六』載南宋雜劇色九十九人內有慢星子王雙蓮二人汪云女流人數既少不能自爲一曹則容有合演之事然或舊事但舉雜劇色之有名者不必諸色盡于此也元劇既與男優與女伎並行如青樓集所載珠簾秀工駕頭花旦軟末泥又如趙偏惜朱錦繡燕山秀皆云旦末雙全女子既兼旦末則亦各自爲曹不相混矣又云宋六嫂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未能傳其父之藝『鬻粟』則合樂亦合奏之義非合演戲劇也蓋宋元以後男可裝旦女可爲末自不容有合演之事或據宋六嫂事謂元劇有男女合演者殆不然矣



優語錄

海寧王國維

元錢唐王暉日華嘗撰優諫錄楊維禎爲之序願其書不傳余覽唐宋傳說復輯優人戲語爲一篇願輯錄之意稍與曄殊蓋優人俳語大都出于演劇之際故戲劇之源與其遷變之跡可以考焉非徒其辭之足以裨闕失供諧笑而已呂本中童蒙訓云作雜劇打猛譚入却打猛譚出吳自牧夢梁錄謂雜劇全託故事務在滑稽洪邁夷堅志謂俳優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諫時政世目爲雜劇然則宋之雜劇卽屬此種是錄之輯豈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戲曲也若其囿于聞見不徧不咳則俟他日補之宣統改元冬十月海甯王國維識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尙訴不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上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明皇心以爲然『資治通鑑』

相傳元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幡綽入池水中復出幡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遽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曰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

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段成式西陽雜俎續集」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乃儒服險巾褰衣博帶攝齋以升崇坐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高彥休唐闕史」

僖宗皇帝好蹴鞠圖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舉亦合得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孫光憲北夢瑣言」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開于昭宗遂有此拜對敷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必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所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日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同上」

劉仁恭之軍爲泚帥敗於內黃爾後泚帥攻燕亦敗于唐河他日命使聘泚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

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同上』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入覲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駝褐入金鑾殿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巒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慚惕俯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巒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詬之曰此優弱也何爲敢來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同上』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摧油以佐軍需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諸門放入松明攪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然松明爲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此事大好更有一例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陳耀文天中記引易齋笑林』

唐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遊藥篋使其子熾爰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箠繼爰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五代史伶官傳』

莊宗好田獵獵於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

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聘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母縱兒女畱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言狗故新磨以是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同上」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錢易南部新書」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李義山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搏擗至此聞者歎笑「劉攽中山詩話」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令賦山水石歌出于不意多荒惡中坐

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詩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代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天中記引東齋遺事』

潞公謂溫公曰吾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擡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樅朴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媿謝『邵伯溫聞見前錄』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赧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宋史孔道輔傳』

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與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剝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纜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用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賭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始悟不復戲清寧間以疾卒『遼史伶官傳』

熙寧初王丞相介甫既當軸處中而神廟方赫然一切委聽號令驟出但於人情適有所離合於是故臣

名士力爭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後來者乃寢結其舌矣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耳丁仙現人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適行必因燕設于戲場中迺更作爲嘲譚肆其詆難輒爲人笑傳介甫不堪然無如何也因觸王怒必欲斬之神宗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所二王者神廟之兩愛弟也故一時諺語有臺官不如伶官「蔡條鐵圍山叢談」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姓趙名氏以瓦甌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仲足誤踏甌倒糖流於地小商彈采嘆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大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此恐指介甫見王闢之灑水燕談錄」

元豐中神宗做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于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邵伯溫聞見前錄」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物爲一人輕重也」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士大夫近年做東坡桶高簷短名帽曰子樣瞻」薦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丁仙現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李薦師友談記」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譚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葉夢得避暑錄話」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卽道輔之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詔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尙容有此詔付檢官置於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羞慚歎服「灑水燕談錄」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周密齊東野語」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途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周輝清波雜志」

蔡卞之妻七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於牀第然後宣之于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今日所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

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爲笑『上同』

俳優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于古矇誦工諫之義世目爲雜劇者是也崇甯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爲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據游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道士失亡度牒聞披載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卽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在左藏庫請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挺杖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洪邁夷堅志丁集』

蔡京作宰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命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情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爲此而止『問上』

又常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頌其教儒者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蝶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乃秀才讀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挂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疾家貧不能拯療於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貧民無所歸則擇孔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乃覺額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微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同上』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所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束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整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乃長嘆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曾敏行獨醒雜志』

僞齊劉豫既僭位大戮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卽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沈作誥寓簡』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尙御裏偶有伶者在旁高廟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聖環伶人接奏曰可惜二聖環只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張端義貴耳集』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旣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鑲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鑲曰二聖鑲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鑲掉腦後何也一坐失色檜怒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岳珂程史』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未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

用三千之徒皆不如顏子默默無語或於旁笑曰使汝不是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主張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遂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夷堅志丁集』

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烹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己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誤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爲誰指侍從某尙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彭越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嗤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領路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夷堅志丁集』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何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王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貴耳集』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褲一腰只有一只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著賣者曰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曰褲卻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卽寢此議『同上』

胡給事元質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張致校者悉倍前規鶴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于閭闔于以嚮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尙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擲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唯十四秦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需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闕然叩簾請出題者方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竄云禮部韻注義旣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需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叩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喧浸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致校者一人殿之致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一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詞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于禮遇也怒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旣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詔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以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之姓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拄騰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性揖者大詬袒褐奮拳教授

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亦得坐中方失色知其諷己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座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俛尻皆笑席客大漸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程史」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譏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衣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帝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卽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愆愆其旁者曰子之名不見于七十子固聖門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額曰如之何何必改竟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同上」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肖爲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流滯銓曹曰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敝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之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于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

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宴者皆縮頸匿笑「同上」

嘉泰末年平原公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音如李輔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天中記獼髓引白」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髮俱白悶不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

郭倪郭果敗因賜宴優伶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靈只因移果桌「同上」

金章宗元妃李氏勢位熏赫與皇后侔一日宴宮中優人瑋瑋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風凰見乎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金史后妃傳」

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卒魏了翁帥師

亦未及有所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與了許多酒食一動也不動遂一笑而罷羅大經鶴林玉露今通行十六卷本無此條此條出天中記所引

己亥史口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于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曰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曰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齊東野語按參政卽史嵩之其兄無考

女冠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吾方聽齋粟可少緩請至再三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齋粟壞了蓋俗呼黃冠爲齋粟也同上

王叔疑有闕字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于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誦之曰汝既爲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同上

蜀伶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闈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從政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

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同上』

蜀俗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尙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他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同上』

弘治己未科會試學士程敏政主考僕輩假通關節以要賂舉人唐寅輩因而夤緣欲竊高第爲言官華昶等所發逮赴詔獄孝皇親御午門會法司官鞠問以東宮舊官從輕奪職嘗聞事未發孝皇內宴優人扮出一人以盤捧熟豚蹄七行且號曰賣蹄呵一人就買問價幾何曰一千兩一箇買者曰何貴若是賣者曰此俱熟蹄非生蹄也閔堂而罷孝皇頓悟『明徐咸西園雜記』

錄曲餘談

海寧王國維

東坡志林云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夏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其言八蜡爲戲禮甚當唯不必倡優爲之耳

唐之傀儡戲本以人演平城故事段安節樂府雜錄云起于漢祖平城之圍樂家遂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云云故今曲調中有憨郭郎詞調中有郭郎兒近拍皆以伶人之名名之也宋之傀儡戲則以傀儡演故事吳自牧夢梁錄所謂傀儡敷衍烟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是也周密武林舊事所載略同則唐以人演傀儡宋以傀儡演人二者適相反然唐詩紀事載明皇傀儡吟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則唐時固已有此戲矣

傳奇一語代異其義唐裴劍傳奇乃小說家言與戲曲無涉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諧宮調傳奇有高

郎婦黃淑卿王雙蓮袁太道等夢梁錄亦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即王灼碧雞漫志所謂澤州孔三傳者首唱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者是也則宋之傳奇當與今之彈詞相似至元尙有諸宮調之名如石君寶戴善甫均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鍾嗣成編入雜劇中又楊廉夫元宮詞云尸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案尸諫靈公乃鮑天祐所撰雜劇則元人以雜劇爲傳奇也明中葉以後傳奇之名專指南劇以與北曲之雜劇相別則此二字之義凡四變矣

陶九成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當作宮』調『案九成此說誤也唐之傳奇非戲曲見上條雜劇宋遼皆有之不自金始唯院本之名始于金耳』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則元之院本與雜劇異今元劇尙存百種而院本則無一存唯水滸傳及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所載二則尙足考見大概茲錄于左

雷橫徑到勾欄裏來『中略』看看戲臺上卻做笑樂院本院本下來只見一個老兒裹著磕額兒頭巾穿著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卓絲拿把扇子上來開科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

事不及鴛鴦處處飛」中略」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著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中略」那白秀英唱到格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已過去了我兒且下來這一回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

周憲王雜劇中記院本一段蓋至明初猶有存者曰

淨同捷譏副末末泥上相見了做長壽仙戲香添壽院本上捷云歌聲纔住末泥云絲竹暫停淨云俺四人佳戲向前副末云道甚清才謝樂捷云今日雙秀士的生日你一人要一句添壽的詩捷先云槍柏青松常四時副末云仙鶴仙鹿獻靈芝末泥云瑤池金母蟠桃宴淨云都活一千八百歲副末打云這言語不成文章再說」下略」

下尙有滑稽語且各唱醉太平一曲而畢則院本之制較之雜劇簡甚且尙有古代鶻打參軍之遺此外殊無可考見也

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所載大宴禮節雜劇之外凡弄傀儡踢架兒謂雜藝亦屬教坊宴時並用之明顯起元客座贅語謂南都萬歷以前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此謂元之雜劇」乃北曲四大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可知明時此風猶有存者矣

羅馬醫學大家額倫謂人之氣質有四種一熱性二冷性三鬱性四浮性也我國劇中脚色之分際與此四種合大抵淨為熱性生為鬱性副淨與丑或浮性而兼冷性或浮性而兼熱性雖我國作戲曲者尙不知描寫性格然脚色之分則有深意義存焉

輟耕錄云副淨古謂之參軍樂府雜錄所謂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是也東京夢華錄載內宴雜劇凡勾隊問隊遣隊之事皆參軍色主之則參軍似是教坊色長之類夢華錄又謂參軍色執竹竿子故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所載大曲直謂之竹竿子然副淨之名北宋固已有之黃山谷鼓笛令詞云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是也後世脚色之名此為最古且之名始見于南宋官本雜劇目及金人院本名目末泥始見于武林舊事及夢梁錄若生丑外貼第則更為後起之名矣

副靖傳語木大木大疑亦脚色之名金院本名目有呆木大恐即朝野僉載所謂高崔鬼善弄疑大者也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所考脚色甚多疎誤茲將見于古籍之脚色名目列為一表如左

古名	武林舊事	夢梁錄	輟耕錄	太和正音譜	今名
	戲頭	末泥 <small>『夢梁錄云末泥』</small>	末泥	正木 <small>『當場男子也』</small>	生
		<small>為長則末泥即戲頭也</small>			

參軍 副 簫竹竿子	引戲 譜云太和正音 院 本中狙也	次 淨	副 淨	副 淨	副 淨	副 靚	淨	狙也 當場妓女	旦
蒼 鶻		副 末	副 末	副 末	副 末	副 末	末		
		裝 旦	裝 孤	孤 裝	孤 裝	孤			
				元曲中有搽旦 明有外旦皆是					花 旦
						鴉 卜兒 元曲中謂之	老 旦		
「癡大」 「木大」						捷 譏			

元初名公喜作小令套數如劉仲晦「秉忠」杜善夫「仁傑」楊正卿「果」姚牧庵「燈」盧疎齋「擊」馮海粟「子振」貫酸齋「小雲石海涯」等皆稱擅長然不作雜劇士大夫之作雜劇者唯白蘭谷「樸」耳此外雜劇大家如關王馬鄒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與倡優之間故其文字誠有獨絕千

古者然學問之弁陋與胸襟之卑鄙亦獨絕千古戲曲之所以不得與于文學之末者未始不由于此至明而士大夫亦多染指戲曲前之東嘉後之臨川皆博雅君子也至國朝孔季重洪昉思出始一掃數百年之蕪穢然生氣亦略盡矣

元曲家中有與同時人同姓名者以余所知則有三白賁三李好古二劉時中二趙天錫二馬致遠二秦簡夫二張鳴善二賈仲明白賁一汴人自號決壽老人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俱以經術著名見元好問中州集一隗州人文舉「華」之兄而仁甫「樸」之伯父也見元遺山善人白公墓表一錢唐人字无咎白珽之子今白珽湛淵遺稿有題子賁折枝牡丹詩此即製曲之白无咎也李好古其一保定人或云西平人即製張生煮海雜劇者見鍾嗣成錄鬼簿其二皆宋末元初人一作碎錦詞者一字敏仲見趙聞禮陽春白雪劉時中一元史世祖本紀以劉時中爲宣慰使安輯大理一號通齋南昌人官至翰林學士有散曲載楊朝英陽春白雪中世祖武臣有趙天錫冠氏人元史有傳製曲之趙天錫則汴人輟耕錄載宛邱趙天錫爲吾邱衍買妾事或即其人也馬致遠一大都人即東籬一金陵人馬琬文璧之父見張以寧翠屏集秦簡夫一名略陵川人與元遺山同時而輩行較長一即製曲之秦簡夫錄鬼簿所謂在都下擅名晚歲來杭者也張鳴善一見王逢梧溪集名擇平陽人官江浙提學謝病隱居吳江錄鬼簿亦有張鳴善揚州人宣慰司令史則製曲者也賈仲明太和正音譜以爲明初人然師吳道禮部詩話云閩子靜

初挾其鄉人書至京謁賈仲明則元時又有一賈仲明矣曲家名位不著難以鈎稽往往如此曲家多限于一地元初製雜劇者不出燕齊晉豫四省而燕人又占十之八九中葉以後則江浙人代興而浙人又占十之七八卽北人如鄭德輝喬夢符曾瑞卿秦簡夫鍾醜齋輩皆吾浙寓公也至南曲則爲温州人所擅宋末之王魁元末之琵琶皆永嘉人作也又葉文莊蕙竹堂書目有永嘉韜玉傳奇亦元末明初人作至明中葉以後製傳奇者以江浙人居十之七八而江浙人中又以江之蘇州浙之紹興居十之七八此皆風習使然不足異也

世以南曲爲始于琵琶記非也葉子奇草木子謂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錄鬼簿謂南北合腔自沈和甫始是爲元時已有南曲之證且南詞定律引明鈕少雅曲譜有元傳奇林招得元傳奇蘇小卿元傳奇瓦窰等雖明人之書未必可據然亦足與葉鍾二說相發明也又祝允明猥談謂南戲出于宣政之際南渡後之温州雜劇則未詳其說所本

戲曲之存於今者以西廂爲最古亦以西廂爲最富宋趙德麟『令時』始以商調蝶戀花十二闋譜會真記事南宋官本雜劇段數有爲鴛六么一本金則有董解元之絃索西廂元則有王實父關漢卿之北西廂明則陸天池『采』李君實『日華』均有南西廂周公望『公魯』有翻西廂 國朝則查伊璜『繼佐』有續西廂周果庵『坦綸』有錦西廂又有研雪子之翻西廂疊牀架屋殊不可解

施愚山『閨章』矩齋雜記云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尙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入罪汝權憊憊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汚之温州周天錫字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則荆釵似亦出于宋人雜劇不獨西廂琵琶然也

胡元瑞謂韓苑洛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大是詞場猛譁余謂漢卿誠不足道然謂戲曲之體卑于史傳則不敢言意大利人之視唐且英人之視狹斯丕爾德人之視格代較吾國人之視司馬子長抑且過之之數人曷嘗非戲曲家耶

余於元劇中得三大傑作焉致遠之漢宮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鄭德輝之倩女離魂是也馬之雄勁白之悲壯鄭之幽艷可謂千古絕品今置元人一代文學于天平之左而置此二劇於其右恐衡將右倚矣湯若士還魂記世或云刺曇陽子而作曇陽子者太倉王文肅公『錫爵』之次女學道不嫁而卒王元美爲作傳所謂曇陽菩薩者也文肅若士座主也故蔣心餘臨川夢責若士曰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將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願不審曇陽受謗之事嗣讀彭二林一行居集云世之謗曇者陽不一捕風捉影久成冤獄馮子偉人夙慕仙蹤萃當時傳記詩文都爲一集又得曇陽弟衡手書述家奴造謗始末公案確然尙未審其得何謗也近閱長沙楊恩壽詞餘業話詳載此事『但不知采自何書』曰曇陽子死數年有郵人婁姓者以風水游吳越間妻慧美有藝能且操吳音蓄貲甚富捕

者跡之亟度不可脫則曰我太倉王姓也於是譁然謂曇陽復生矣時文肅父子俱在朝以族人司家事亟召婁夫婦族人向未見曇陽莫能辨有老僕諦視良久忽省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娘乎始惶恐伏罪當海內轟傳之時若士遠采風影之談填成艷曲云云然余謂此說不然若士撰此曲時正在太倉正爲文肅而作又在文肅家居之後決不作此輕薄事江熙掃軌間談云王文肅家居聞湯義仍到婁東流連數日不來謁徑去心甚異之乃遣人暗通湯從者以覘湯所爲湯於路日撰牡丹亭從者亦竊寫以報逮成袖以示文肅文肅曰吾獲見久矣又靜志居詩話亦云牡丹亭初出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合此二書觀之則刺曇陽之說不攻自破矣

無名氏傳奇彙考謂牡丹亭言外或別有寄寓初隆慶時總督王崇古招俺答來降封爲順義王其妻都三娘子封忠順夫人由是總督之缺爲時所慕自方逢時吳允以後其權愈重稱曰經略侍郎鄭洛保定安肅人也心欲得之廣西蔣遵箴爲文選郎中聞鄭女甚美使人謂曰以女嫁我經略可得也鄭以女嫁之果得經略而其女遠別洛妻痛哭詬洛洛亦流涕張江陵聞之笑曰鄭範溪「洛別字」一涕出而女於吳杜安撫者蓋指洛爲經略也嶺南柳夢梅者遵箴廣西人故曰嶺南也柳夢梅譏杜寶云你祇哄得楊媽媽退兵者洛等前後爲經略皆結納三娘子三娘子能箝制俺答又能豹束蒙古故以平得李半譏之也陳最良語李全妻云欲討金子皆來宋朝取用時吳允以金帛結三娘子遣百鳳裙等服色甚衆洛亦

可知故云然柳夢梅姓名中有兩木字時丁丑科狀元沈懋學庚辰科狀元張懋修癸未科榜眼李廷機皆有兩木字柳夢梅對策言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宋時雖已有此語然其影借者高麗之役兵部侍郎進戰守封三策言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封與此語正合也云云附會殊切似屬明人之言然此記卽影射時事猶其第二義其大旨則義仍牡丹亭自序盡之矣

義仍應舉時拒江陵之招甘於沈滯登第後又抗疏劾申時行不肯講學又不附和壬李在明之文人中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

明姚叔祥『士薈』見只編云余嘗見吾鹽名畫張紀臨元人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有元人題云江南賸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禁園紅紫滿龍堆蓋以靖康爲報也又有宋人嘗『此字疑誤』后圖上有題曲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作宮花鮮董董潑蝶狂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著這面孔一絲兒是清風鎮的樣子這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案孟珙克蔡時哀宗后妃均尙在汴汴爲元師所克無與珙事此圖此曲必亡宋遺民所爲可謂怒于室而作色于市者矣空小周后事見龍衮江南野史王銍默記嘗引之

世多病臧晉叔『懋循』刻元曲選多所改竄以余所見錢塘丁氏嘉惠堂所藏明初鈔本鄭廷玉楚昭王疎者下船雜劇謬誤拙劣不及元曲選本遠甚蓋元劇多遭伶人改竄久失其真晉叔所刊出于黃州

劉延伯所得御戲監本其序已云與今坊本不同後人執坊本及雍熙樂府所選者而議之宜其多所抵牾矣

元人雜劇存于今者只元曲選百種此外如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所刻元曲出于元曲選外者不及十種且此二書亦已久佚唯雍熙樂府中尙存叢殘折數然有曲無白亦難了其意義矣所存別本亦只疎者下船一種淡生堂也是園所藏竟無一本留于人世者設無晉叔校刻今人殆不能知元劇爲何物矣

頃得盛明雜劇初集三十種乃武林沈泰林宗所編前有張元徵程羽文二序張序題崇禎己巳仲春蓋其書刊于是歲也所載均明代名人之作然已失元劇規模間雜以南曲亦有僅用一折者

雍熙樂府提要云舊本題海西廣氏編余所見嘉靖庚子丙寅二本均無編者姓名曹棟亭書目則云蒼崑郭口輯而失其名今閱日本毛利侯草月樓書目始知爲郭勛所輯也勛明武定侯郭英曾孫正德初嗣侯嘉靖中以議大禮功進翊國公加太師後坐罪下獄死史稱其桀黠有智數頗涉書史則此書必勛所輯也明史附見英傳

己酉夏得明季文閣所刊傳奇十種中梁伯龍浣紗記末折與汲古閣刻本頗異細審之乃借用汪伯玉『道昆』五湖游雜劇也此外易鞋記六種在毛刻六十種外中有似彈詞者殆弋陽海鹽腔也

今秋觀法人伯希和君所攜敦煌石室唐人寫本伯君爲言新得明汪廷訥環翠堂十五種曲惜已束裝未能展視此書已爲巴黎國民圖書館所有不知卽淡生堂書目著錄之環翠堂樂府否也

傳奇彙考不知何人所作去歲中秋余於厥肆得六冊同時黃陂陳士可參事『毅』亦得四冊互相鈔補共成十冊已著之曲錄卷六今秋武進董授經推丞『康』又得六巨冊殆當前此十冊之三倍均係一手所鈔敘述及考證甚詳然頗病蕪陋耳

焦里室先生『循』曲考一書見于揚州畫舫錄聞其手稿爲日本辻君武雄所得遺書索觀後知焦氏後人自邵伯攜書至揚州中途舟覆死三人而稿亦失里室先生于此事用力頗深一旦湮沒深可扼腕元人雜劇佚者已不可觀今春陳士可參事於錢唐丁氏藏書中購得明周憲王雜劇六種一張天師明斷辰鉤月二呂洞賓花月神仙會三羣仙慶壽蟠桃會四紫陽仙三度常椿壽五瑤池會八仙慶壽六東華仙三度十長生皆德宣間刻本憲王頗有詞名然曲文庸熟亦如宋人壽詞矣

憲王誠齋樂府七冊見明朱灌甫『睦樑』萬卷堂書目其所另編之聚樂堂書目作十冊而吾鄉汪氏振綺堂書目有誠齋樂府十冊注云元本又云宋楊萬里撰余案楊誠齋集小詞不出十餘閱決無十冊之理此十冊殆卽萬卷堂聚樂堂所著錄者又誤視明初刻本爲元本耳

錢遵王黃蘊圃學問胸襟嗜好約略相似同爲吳人又同喜蒐羅詞曲遵王也是園所藏雜劇至三百餘

種多人間希見之本復翁所居自擬李中麓詞山曲海有學山海居之目然其藏曲之見於題跋者僅元本陽春白雪明楊儀部南峯樂府數種尙不敵其藏詞之精且富也

曲之爲體既卑爲時尤近學士大夫論之者頗少明則王元美曲藻略具鑒裁胡元瑞筆叢稍加考證臧晉叔何元朗雖以知音自命然其言殊無可采 國朝唯焦里堂齋錄可比少室融齋藝概略似弁州若李調元曲話楊恩壽詞餘叢話等均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101062
37

